杜一史約編

八

伊3
2468
8止

國學門
2468
卷 下

吳興　鄭元慶並畦　述
烏程　沈一揆有田　較閱
歸安　沈愷曾樂存
徐秋葊蘭仲
錢晦亮彥掄　編次
嘉大奎宿來
男惟勤時何

後編所載之事皆出自吾學編通紀堂行世等書並不敢妄增一字第未經　本朝頒定似乎未可盡信茲姑仍其舊說約略成編以自附於朦瞽之義待史館告成此哥竟作覆瓿可也

帝紀

太祖

建文帝

伊藤門

成祖
宣宗
景帝
孝宗
世宗
神宗
熹宗
維錄
天文
馬皇后
仁宗
英宗
憲宗
武宗
穆宗
光宗
崇禎帝
五行
劉基
徐達
沐英
趙德勝
漢眞
周顛
李得成
劉謹
藍玉
詹徽
買的里八剌
程濟
王省
梅殷
方孝孺
景清
姚廣孝
夏原吉
薛瑄
北狩
常遇春
花雲
韓成
鄭濂
冷謙
胡網
包實夫
危素
黃彥清
張肯
鐵鉉
遜國諸臣
卓敬
北征
胡廣
尤鍾
楊榮
楊士奇
楊溥
王振

于謙
李賢
羅倫
劉大夏
楊一清
王守仁
大禮
楊繼盛
嚴嵩
潘季馴
孫一謙
張差
移宮
溫體仁
甲申之變
明末二賊

世史約編目完

復辟
吳與弼二陳
羅吉
傅瑾
孫燧許逵
錢寧江彬
馮恩
佞倖
張居正
海瑞
李贄
楊應龍
魏忠賢
周延儒
殉難諸臣
載記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同學 費企星長白 沈觀民大觀
徐編 金寧基夙宥 蔡可
採載瑣

後編

明太祖姓朱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父世珍母陳氏生四子帝最少生之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瑕河水深浴忽有維羅浮來取衣之自是室中常有異光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兒時苦多病欲度爲僧卜不欲年十七值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殁乃遵先志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

之食供散帝遊江淮三載仍歸寺中時郭子興起兵於濠帝往歸之子興卒諸將奉帝爲吳國公等稱王至正相五年卽皇帝位

仁宗諱標太祖四子

成祖諱棣太祖孫懿文太子之子

英宗諱祁鎮宣宗長子

憲宗諱見深英宗長子

孝宗諱佑樘憲宗次子

武宗諱厚煒孝宗子

世宗諱厚熜興獻王子

穆宗諱載垕世宗子

神宗諱翊鈞穆宗子

光宗諱常洛神宗子

熹宗諱由校光宗長子

崇禎帝諱由檢熹宗弟

明太祖以淮右布衣托身皇覺倡大義入濠郭子興納爲館甥慨然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一時豪俊翕然景從定都金陵龍蟠虎踞然後命將四出一舉而平西漢再戰而滅東吳三駕而克元都不數年遂成帝業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戒毋后臨朝禁中官預政海內號稱應治君臣同樂共享太平然求治甚急嫉惡太嚴命金吾射孟子以卿尹授元清立官妓於教坊給夫婦之竝酈皆非所以培化源也

見鵲巢詩著臣歸養
書洪範于庶右大學衍義
于兩廡
太行不許讀書識字
胡惟庸謀逆伏誅
醫李善長死不免讓潛氏節孝
定生員擾害江伯見殺三非孝
劉三吾諫易

馮國勝與弟國勝率衆來歸帝問大計對曰金陵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都也先定鼎于此然後命將北伐掃除羣寇帝悅舉破金陵元御史福壽死節帝嘉其忠禮葬之○宋濂素寡飲嘗侍宴帝強之至三賜面如赭行不成步帝嫌笑親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帝讀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論且命金吾舟之刑部尚書錢唐與襯入諫祖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不得其徒丘元清班太常卿○諭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帝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榆林倘藻等皆以蔡邕天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與善推步者千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大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大陰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遵遺詔止諸王會葬
燕王招致吳八術士
賜天下田租
更定官制
罷濟泰黃子澄
顏伯璋父忠子孝
王叔英夫婦死節

建文帝生而慈惠人心所向而不保厥終論者多歸咎於削奪諸藩不知燕王蓄志不規即不削奪亦未必不反幸而來朝收之可也乃縱之還國以致靖難兵起命將北征猶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仁矣而實非智炳文既敗以子澄誤薦之李景隆欲其扶危定傾胡可得哉迨燁祖名回金川不守灰飛大內削髮披緇傷已然觀影落江湖之句與大祖半邊月兒之呼事固有先兆者邪

姚子貞戍節　詹環鄉華死節　唐子清黃謙死節　王良廖昇死節　鄒瑾親兒節　周是修死節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焚惑守心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劾王不敬。帝勿問卓徵密奏曰燕王智慮過人。酷類先帝而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曰骨肉至親卿何得言此遣之還國○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帝戒曰其下曰二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景隆進兵河間燕王聞之呼其小名曰九江膏粱豎子耳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於○京師傳言諱難兵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徐輝祖還京○靖難兵薄金川門景隆等迎之入城大內火帝倉皇無計程濟告以出亡可免帝從其言遂削髮宮中火烈甚傳言帝崩實遜去燕王入宮主悲燬燼中得一尸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耶○帝頊顱頗偏太祖嘗撫之曰半邊月兒絕其不克終一夕侍側太祖命咏新月帝詩曰誰將玉指甲掇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鮫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

燕飛帝畿途歌始驗劉璟訓

寅民爲僧　青發戍

永樂大風取勝天王其百世後逊不得一箇字所幸卽眞之後勤於求治免田租拜孔子卻玉椀毀方書求隱逸之賢嚴犯贓之罪慎守令之選重風憲之司文淵七人可寄心腹新進二十九人可備顧問逆取順守殆亦貞觀之續耶第輕於殺戮親如三王不克自全一人秉忠赤及九族不獨方待講三尚書且然而南征北討更無虛日所云三十年

劉寧廉佑　干妻

修孔子廟

罷海運

周新洽河　寒鐵

殺運未除其信然矣

觀擊毬用狮

虐囊皃作亂伏誅

西賢謀不軌伏誅

黃河清百餘日

甘露降醴泉出

時南北軍交戰自辰至未勝負不分忽東北風大起塵沙迷目北軍乘風縱擊南軍大敗○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燕日高飛高飛入帝畿○劉璟逮繫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下獄徵發究極韜略洪武中嘗召見太祖喜曰貞伯温見○諭解縉黃淮以委任腹心至意專與機密復以胡靖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七人竝直文淵閣○命學士解縉等選進學于是選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帝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吳王允熥衛王允熞徐王允熙皆降爵不得其死○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陳族誅○初太祖手書問劉基天象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以其書付史館或言殺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姦弊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洪熙監國時爲讒譖所搆操心慮患已非一朝故登極即出夏原吉於獄咨以國事而紬史書責老成科舉美收南北榮吏治招書姓各感風寒惻極將士賜紬紵之即赦交趾之兵詔襲劉儁之節賦稅減半夏稅減半秋糧減半一切征徵檜節一切官料罷停班班史冊者皆仁政馬雖李時勉之斷肋倘及無辜終不以一眚撓大德何享祚哉暮帝星隕隕而功化之未竟也可惜哉

初倘書夏原吉諫成祖北征詔繫獄中成祖崩于榆木訃至帝親臨繫所與共哭復其原官令出視事。
諭蹇義曰德史朝廷之耳目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子猥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殘無籍阿順從欲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擇以清風紀。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副書各一其文曰綸慈紆謬。放斯黨族扈還家給還田里謝侍臣曰力孝隋葉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后納曾請成祖封禪帝以其獻諛默之。諭呂震曰昔劉備從征交趾不風而死禮言不言朕思納人盡節于大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節愍。楊士奇入奏事帝笑謂蹇義曰新華蓋來矣事必有理試具聽之士奇奏言恩詔普下而析薪司傳太多民何以堪帝即命減半。御史李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本帝覽之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臚曰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未幾其斷者愈。
白據人諸葛忠武侯病一月而愈

宣德當高煦之變銳意親征施平大赦復能保全趙王
以篤親親萬幾之暇輒論六科凡一言一令必待覆奏
而後行初未嘗作聰明亂舊章也不諱日食不賀騶虞
不信異端不親閹寺圖織婦訓誡同風格隱猗歟四
言比美何一非盛事乎而元首股肱一堂喜起遊西苑
泛太液樂嘉魚不啻咨阿繼習矣若夫張燈內苑不無
自滿之心而前后慶戴綸死陳祚因交南棄論者往往
有遺憾焉

楊士奇諫上徵行

憚一歲不愛

御元刺王逵王璉

合璧星見 景星見一

宣宗

成祖次子漢王高煦友帝親征之乾至京鎮禁大內一日征觀煦仲一是勾帝仆地帝怒命壯士舁銅缸覆煦煦冷力負缸缸起積炭如山舉火而焚之須臾煦既擒尚書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棡上奇之誅帝遂還京德日謂土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帝曰然○日當食陰雨不見朝濕請賀帝勿許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帝諭勿賀○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帝曰若人君皆享國綿遠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宋徽崇僧道致驗可見矣世人終不悟甚可笑也○御製織婦圖風詩猗蘭操四言詔曰朕以賜臣○登山復上御府泛大液池賜土奇等鱖魚醇酒并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冊立陳貴妃為后胡后退居別宮賜號靜慈仙師○戴綸以諫瀛見忤下獄死○陳祥馳疏變御經延請衍義帝怒曰大學衍安有向狄堪作皇帝述繫獄○至是繫列請尚書陳山等

平析閩盜葉宗留鄧茂七陳鑑胡等

施川恩住謀叛伏誅

熒惑入東斗

空中有聲如雷

皇太后張氏號女中堯舜臨崩語大臣以朝廷大事尚有二事未辦一建文之號宜復一方孝孺之禁宜開時禁人藏孝孺文者斬○北虜也先大舉入寇王振不與大臣議拔帝親征至土木爲虜擄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少保王直兵部尚書鄭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達頭赤身踰山陸谷連日飢餓始得達闕京師大震太后俞郕王代政未幾即位尊帝爲太上皇○也先送上皇還京居南宮景帝不豫石亨知必不起與張軏等謀迎上皇復位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亭等薄南宮城毀垣而入其放上皇登輿忽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廞等爲誰各對某某遂升奉天殿復位羣臣入賀○追謚宜德廢后胡氏爲恭讓章皇后○追建庶人出居鳳翔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建文君坎子入梵時方二歲看是年五十六出見牛卒皆不識○帝不豫石亨處分後事命太監十五執爭宮即位百日成禮賛其二定后妃名反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嬪殮器服李賢等見之嘆曰所言闊大體非上英明不及此

葉泰僭稱東陽王伏誅

金英誠諫

景泰初監國繼登基適當其會一意固守反危爲安功亦不小惟迎復一事未見眞情迫喜寧誅李賜使也先伯顏羅拜餞行此卑具有天意英宗爲歸都人歡躍帝雖飾辭遜位而旋易皇嗣南城伐樹已見紓膺之心矣忤旨而加酷刑迎附而膺濫賞滿朝皆大保一部兩尚書何爲者哉見濟既殞帝亦不諱乾象時在今夕上皇仍居大位太后復帝爲郕王矣兩帝兩帝還我土地謠果驗歟

頑民猶爲子孫
感歲暮供
書見

太監喜學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且
不欲送還上皇與袁彬謀遣寧傳命入京密囑
誅之虜失其鄉導遂厭兵○李實奉使至虜營見上
皇上皇泫然淚下也先置酒宴實實因言來迎之意
也先曰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是
个閒人我還你們你回去來知要差大臣來迎及楊
善使至也先遂設宴餞上皇行自彈琵琶妻奏奉酒
明日伯顏亦餞行又明日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
羅拜而別伯顏等護送至野狐嶺慟哭曰皇帝去矣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廢英宗太子見深立
于見濟未幾濟卒○上皇在南宮御更甚言南城多
樹事臣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
伐懼甚○鍾同章綸勸帝朝上皇復沂王爲太子帝
聚加酷刑而迎佩者陸寶甚濫時有滿朝皆大保一
部兩尚書之誰○石亨與徐有貞謀復上皇有貞覘
乾象曰時在今久不可失也○正統初京師旱御巷
小見歌曰兩帝兩城隍上地雨若再來還我上地
蓋兩帝者與弟城隍者廊王再來還十地者復辭也

程萬里諫復
河套

以木匠副將
爲徒師

萬安認背兒
同宗

萬歲閒老

平郎阻益强
于斤石和尚
李孫子等

明倫彙編 宗在德部 三年

成化 憲宗事兩宮定慈懿太后之號忘卿干易儲之嫌穢
陳江之戍邊復于謙之故秩甚盛烈也及彭商去位劉
萬乘幼羣小盈廷帝心輒改前之敦崇儉約後則百度
俱廢安前之減省賦役後則進奉多門矣帝惟以汪直
爲腹心以李孜省僧繼曉爲耳目凡屬直諫遠別
使天下以言爲諱而異術縱橫羣奄嘷咨雖有阿丑誠
諧讒回抗直亦不能盡除其黨故君子謂其寵宦寖
言路惑異端有三大弊政云○

後編 九 木

尊聖母鄭氏爲皇太后生母周貴妃爲皇太后。陳鴻江淵詔還鄉。彭時卒商輅去萬安劉吉繼之。汪直者大藤峽獞獠也以幼男入禁中帝寵用坐匿閒充軍逃至京師衾徐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掌逐政司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僧繼曉者始以淫貪敗誰楚府事敗走匿京師竟遂入禁中得舊共術尊爲善世賜珠寶無算乃奏毀民居建佛寺林俊上疏極諫帝大怒下俊欲張輔論救亦下獄並杖謫。張吉丁幾敖毓元俱泰刻收自繼曉罪惡被謫。中官阿丑善詼諧頗右之。方明之風一日作惟人醜酒一人作日某官至矣問驚狙帖然戈閒故日汪太監來矣問驚狙帖然戈閒故日吾知有汪大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而持雙斧趨入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侯此兩戚耳指王陳二人也未幾直亦見斥。懷恩亦中官能時時直諫帝曰陂遣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

平四原盜滿回

廣東西坐大如斗

陝西有大如牛

京師百萬皆驚

泰山屢震

弘治仁孝謙恭與四相從容顧問眞一德一心之會也

萬安俱龍卽劉綿。花亦不能安身而孜孜伏誅趙鄧趨

茂使天下知道之不可亂正是以憂閣諸人率多頑

彥邊方將佐盡屬干城且與張皇后琴瑟車一移身鮮

近嬪御尤爲古今僅事所可惜者無益之齊醮未盡罷

無釗之傳泰未盡除寺觀之修葺未盡停貪逞之內官

未盡斥而鄒智之貶湯鼐劉概之戍楊茂仁李夢陽之

獄皆非盛世所宜有耳

四相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溥諫損三清樂章帝納
其言健與李謝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
謝公尤侃侃○鄒智上疏言少師萬安少保尹直等
爲劉綱花以其愈渾而愈起也○方士太常卿趙玉
芝御常恩等竝謫戍○劉吉屬魏璋劾御史湯鼐與
知州劉概妄言朝政又嫉應吉士鄒智因入覲名下
詔獄坐妖言罪死王恕上疏極諫乃改戍鼐慨降智
以日視獄中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
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
云耑披肝膽知何日望見云裳只此將但願太平無
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忠愛之意溢于言表○山
東副使楊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
夏又差李興陳能爭權分而則力匱乞專委大夏興
等切齒誅茂仁妖言逮繫獄科道論救乃謫長沙同
知○王事李夢陽上疏備切齒之日作
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作
帝前品劾下詔獄既而釋之

京師河南各名云鴻地震

有龍子城立妖火

一等十指之諫

正德寵任劉瑾八黨並起謂弓馬廣大無損萬幾雖有
以死報国之韓文。猶不能勝奄宦之勢仆倉中書何益
哉瑾祠甫消帝忽欲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国公朱壽巡邊又欲徧觀宇內滿朝死諫槃加杖斥
雖駕不果行。亦大損国體矣由是官輕而額民窮而盜
益熾不已。宸濠復叛賴王守仁起兵贛州元兇就縛而
帝則假此出巡久駐南京至豹房大漸乃曰前此皆由
朕誤今當與輔臣議處晚矣

喜靖奉詔至京。久旱忽雨識者知爲中興之兆嗣位議
禮舉朝沸騰夫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經也何張聰佳
夢竽藉爲干進之階逞私創議進號配天其能逃公論
也邪九可異者帝號長生聖智帝君不御萬幾一任嚴
嵩父子招權納賄趙文華鄢懋卿黨惡爲虐致夏言曾
銑楊繼盛諸公俱罹寃獄猜嫌忌刻薄於君臣二王不
見薄於父子西苑不返薄於夫婦徙信方士卒殞厥身
四十五年。過不鮮也。

時內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詳丘聚張
興號爲八黨戶部尚書韓文發然延曰吾年足矣不
死不見報國乃上疏名瑾等明正典刑不報尋罷
職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李東陽爲少師時有入密
投詩曰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
江春草綠鸚鵡洲畔獨淒淒子規啼意味倘永深中
病。帝欲自稱朱壽巡邊命梁儲草勅儲不允以手
劒逼之儲曰以臣各君死不敢奉命帝方悟乃止又
欲徧觀宇內舒芬等一百八十餘人皆以死諫受杖
貶斥死者陸震余廷贊馬涇等十餘人時京師陰霾
害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溝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
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盜燄
甚熾有趙風子者兵入泌陽而大學士焦芳遁去賊
破寧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遂以馬文升家在圍中遂引去未
及之。文升仁討平哀濠捷音未至而帝已
下詔南征羣臣屢請回鑾不聽復有遊蘇杭沂濟
湘登武當意幾所御縣若之明年還京崩于豹房

頒禦備賊海賊汪五八敗誅
趙文華招後寇充烈宗禦倭三戰三捷
落總茶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寺贈生母

張鶴鳴孔子

浙江僊盜作亂伏誅

王金等方士也徐景等馬者二人布政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帝心惡之至是下吏部議革○科臣石星上六事一曰養聖躬二曰勤聖學三曰勤視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譖疏入詔廷杖削籍○中官李芳數以直諫忤旨詔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宼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帝曰芳無禮弟鋼之○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秋千架傳造監櫃玉舍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帝怒命錦衣逮治杖百編氓○劉體乾爲戶部尚書凡收買眞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開倉給事王治上四事共一疏帝怒甚乃切責之云天下父實未嘗南而臨天下而事之乃刻下諸帝而據武宗之右在獻皇心有不安云云不報

萬曆十齒踐祚政在江陵然起海瑞爲南都御史川李成梁戚繼光爲總兵知詹沂楊時喬李廷機不受書帕諭王錫爵慎行葉向高共濟時艱亦知人善任矣獨是溺志宮闈遲留建儲妖書挺擊幾不全慈孝之恩而四十八年中好逸好勝好貨諫疏一棄留中礦稅紛紛四出用兵既非所長邊事日且敗壞東林浙黨水火紛爭皆帝之養成癰毒不可救藥也惟復建文年號史臣稱爲盛德云

張廷拱進御用

潘季馴河工成

張廷拱宋浙二亂

李如松平寧夏獻俘拜

楊東明進飢民圖

丙辰會錄斷公繩六

鄭僖賢死節

杜松劉綎俱戰死

東方白氣竟天

玉帛間丁未方

正陽門河水赤如湧血

申時行等交章請立東宮帝怒其激聒論曰如大小文武官不來賚奏便于明年冊立如再來激聒有到十五年冊立于是諸臣靜聽至是猶未降旨王錫爵等各疏進諫終不允止命出閣就學○東宮既冠忽有投匿名文書于冬寄者大約言鄭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于是捕妖書甚急挺擊即張差事○都御史張養素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冢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戶曹三疏請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則十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而九不點二曰科道漸輕西臺東省列署半空豺狼利于不問狐鼠便于縱橫一曰撫按漸輕一日進獻漸重十百戶得無用之自鹿復已革之官責騙久絕之俸張至薄階無用之自鹿復已革之官一日內義漸重太祖戒內監不干外事頒來中使給然陛下謂幹辦必須家奴豈期盡換國事即又日陛下之成心有四一曰好逸二曰好疑三曰好勝四曰好貨○顧憲成講學于東林故楊時喬院也鄒元標孫不揚等咸推之而執不揚等遂立門牆黨

諸朝儀

豐永安疏陳交濟之道

明光宗在位一月

泰昌神宗之元子。生母恭妃。偪於鄭妃無寵。神宗崩帝即傳令。皆進封鄭氏。雖不合例亦克遵遺命而又停止壙稅。發帑犒邊。何其急先務也。封建諸王。復爵王昺親親厚矣。起先帝所斥言官。許相臣內外兼用任職善矣。冊立東宮。所重者國本。議減矜疑。所恤者民命。登極未匝月。舍政不勝書。天下方引領以望太平。而忽以女嬖之御而至疾疢。九之進藥天遞侍可灼。其罪烏可逭哉。

初張居正奪情視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交章劾之皆受杖遣戍時鄒元標愼甚視四人杖畢上疏亦杖戍至是陞大理寺卿○神宗爲建擊事下劉光復獄駙馬王昺疏救亦革職至是復昺起光復爲光祿寺丞○李遜侍以女婢進上上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羣臣上書輔臣責以用藥乖方之故給事楊漣首劾之上名諸臣入月視楊漣久之各諭以國事復諭冊封李選侍爲貴妃是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上服之夜崩時中外藉藉爭罪李可灼而輔臣方從哲方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土疏攻票罰俸一年鄭宗周惠世揚等交章請寘醫藥如黨并劾從哲疏入從哲自請削奪給事魏大中土言李可灼之棄不介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遊不遡之張差不明方從哲等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不悉時先後歸誤者王之寀汪應蛟等四十一人天啓二年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公奏定罪有旨崔文昇李可灼俱遣戍永不敘用鴻臚寺丞李可灼成忠賢憾甚又以文昇腎濡遷崇禎元年仍遣戍

明熹宗在位七年

天啓時內外知有魏忠賢不知有帝而奉聖夫人客氏又以妖冶之資表裏爲奸勢同羣附楊漣參其二十四罪言言刺血帝不能察反隆旨切責之於是南北正臣先後申疏一時俱斥而萬燝吳懷賢輩斃於杖下周宗建繆昌期等斃於獄中逮高攀龍有溺池之慘逮周順昌致五人之變女子小人朋淫不道若此而猶加恩三等弟姪俱廕迫彌留之際又眷眷以任用忠賢爲囑眞所謂至死不悟者也

事褒于大臣無識
楊銓李如禎矣快軍機各擬斬
神秉忠羅一貫死節
高邦佐留松山死節
張振德一門死節
盜起長興級
盜縣石有恒雨龍麟有太星墮目生四瑞赤氣成虹如人字

郎中萬燝參劾忠賢有旨杖一百革職閣臣葉向高疏救繼入而燝已杖斃矣。中書吳懷賢閔楊漣疏擊節痛快加圈點旁註當即時安置等語時工部吳昌期忤璫撤回懷賢服其容阿遣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忠賢聞之矯旨下獄斃之杖下。周宗建屢疏劾客魏被逮籠楚較衆更慘錦衣許顯純曰此時尚能說魏公耳不識于石卒斃于獄。繆昌期典試策語侵忠賢逮之斃于獄諸如左光斗楊漣魏大中袁化中惠世揚萬尊素周起元鄒維璉王之宋等俱斃于獄。有旨建高攀龍明日開讀前一夜攀龍溺園池死有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風平之意君恩未報願結來生。魏大中被逮過吳史部周順昌興而送之約爲婚姻忠賢怒揑旨遣官旅逮順昌至蘇州開讀日爲百姓顏佩韋等擊死巡撫毛一鷺遲遲厠中順昌間行赴京死于獄一鷺奏聞民變有旨拿緘韋等五人獻之姑蘇有五人之墓

崇禎起自信邸其勢孤危而聲色不形。旋除逆璫貞智深沉哉。敬天勤民虛懷納諫。即宵衣旰食。何以加焉。第因瘡生猜。絲激成懷。然啾多亡國之臣非誅帝過耳要之神祖倦勤王綱久廢。熹宗憒眊元氣潛消。撚首若溫周。既少匡時之略。盜魁如張李更多慘殺之酷。以致民不聊生。災害並至。迨彰義門啓帝實無可如何痛飭煤山烈也與社稷俱盡義也。書襟垂論。勿傷百姓仁也。吁嗟乎帝豈古亡國之君。所可同日語哉。

策衣飾僧修戒延田結交近侍
詔望三邊警
賊陷鳳陽焚皇陵留守沫國戰死
洪雲蒸矣死報國
下罪己詔
毀淫祠括絕田充餉

鄉會試兼武
經書等放楊
後習騎射
命大學士楊
尚書督師
能文燮兼市
設裕國足民
商謀異男科
論入覲官薦
將才
星入月中國
破君臣
帝崩下移

流賊內逼帝命府都大臣各修戰守事宜有言南遷
及東宮監撫南京者上怒曰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
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古今之
正朕志已定毋多談○彰義門啓孝自成大隊疾驅
治途殺掠內城陷上同大監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
山望烽火燭天徘徊逾時同乾清宮命成國公提督
軍事夾輔東宮猶呼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爾
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
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后自經名公主至
揮亦斷左臂手慄而止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少頃易
靴持三眼鎗袨服內豎出東華門天且曙矣上御前殿
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仍回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
亭自經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
前書曰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諸臣之誤朕也
朕死無面目見祖宗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在賊
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已自成殮去

大清定鼎
明亡

雜錄

天文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指
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
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
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
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
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掩大月較小日
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
出地氷火金木土即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
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炎三月而改木一歲
而周土博厚不遷故金木附日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
老歲土三十八歲一周天火二歲木十七日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

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月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妄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三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鈐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王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召荒也斗主鷹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殺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室矣墜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

兌圖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帝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有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勞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準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墜分州皆取象焉鬼土內祠祀事柳主艸木又爲天廟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肝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苦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烝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烝行一周天烝孛瞥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

五行

成化中京師時有一物貟黑氣而來其疾如風無所不至則人皆昏迷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大

貍蓋黑青也　正德中
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
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
江南鼠與自五月下旬
處食苗　未年民間好
名于卯而　闢之至崇禎
負有曰闖曰獻曰大順
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
惴茄又轉音魏客之兆
生猜一日三頭三尾剖
子最後一子長嘴猪身
長一尺八寸肉翅足在
天下兵起遍地皆烟
已寒瘴疾亦火異也
聲發于殿西若天崩地
爲之悚動識者曰西方
前蔑一黃袱內襲小画
有福正一的侍得之
奏上上不問

建極殿鴟吻中有

聲湖鵝鴈日苦苦其聲
五年河南帥生戰鬬
驅糾結　又孟縣民家
萬狀有美人者有達官
爲蟬爲孔雀鸚鵡點染
山東載芫豆渡淮及出
九年曲阜縣孔廟聖像
年上將祭太廟鹵簿已
人衣自者疾飛入宮軍
皆呼嘯而出又一夕雷
倒諸銅器俱爲雷火所
號震動雨年不止南京
魚漁人網獲之有首尾
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
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
揄居人每夜則慟哭咆
年甲申正月朔大風霧
星隕如雨六月後四川
月無光赤如血人仰礼
斗

不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搖漾不定是時張獻
忠屠蜀至滅後方隱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丁丑有星自
西北流東北大如孟亦色有光是爲李自成生于米脂
之歲自成與獻忠同歲生
畔有廻瀾塔萬曆中布政
容惡見成都城池宮殿因
書云修搭余一龍折塔張
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揩川
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
簫不用竹乃肅宇也
宇二行云東也流西也
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

成都東門外有鎖江橋橋
政榮一龍修張獻忠破蜀後登
因毀之掘地得一古碑上有篆
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
川東咬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
孔明記後獻忠以一箭處廻顙
流州銅官界掘出一古碑上有
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

馬皇后

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未知天命所歸
以妄覩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上
深然之及册爲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季
無夢亭豆粥處沱何麥東言意久不報朕今星后起布
衣嘗倉卒自忍饑戰懷旗鄧食朕此之豆粥麥飯其間

承諸妃消嫌釋疑朕素爲
以服用爲獻后輒先獻郭
爲寬解卒免于患尤難于
怒小過輒勸朕曰主總昔
妻猶國之良相豈忍總之
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
以尭舜爲法耳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
爲天地惜物也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
或震怒罔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已
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處者寃怪活人性命
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悅從之吳興沈萬三家富
敵國上欲殺之后諫曰彼雖富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
奈何疑而殺之遂得免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强之后曰
死生有命雖孺醫何益使
之故而殺讒醫乎遂崩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

予興　郭子興定遠人起兵據濠時上在皇覺寺欲入城避兵乃

祝伽藍神十筴得吉遂往子興奇之以養女馬氏妻焉子興有二子惡上威名陰置毒酒中邀上飲上已覺猶應諾即與借行二子喜其墮計迫至中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友人我不去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爾今以杀酒宮我二子殷栗謝去自是不知所終于興卒之統其軍洪武元年贈滁陽王又有濠人郭子英者隸不陽王避其名止稱興上在王甥館興備宿衛多武功事英乃其弟也

劉基

基字伯温青田人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務理學尤精天文兵法元樞進士丞高安廉節有名尋以浙江副提舉歸隱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魯道原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基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又棄歸著郁離于十卷或說以勾踐事業笑曰生平惡谷珍上誠輩所為今乃效尤可乎會上定括蒼指乾象曰此豈人力耶孫炎以上命來聘遂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適陳氏人寇獻計者或曰降便或曰鍾山有王

氣奔據之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基獨不言上召問對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上曰先生計將安出曰臣計莫若傾府庫開志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擊之取威制敵成王業在此時也上喜用其言奮擊大破之會中書省設座奉小明王基大怒曰何為奉牧豎者為因上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訓取天下當是時漢吳為敵衆謂蘇湖地肥饒宜先取基曰士誠自守虜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囊中物耳會漢再攻洪都上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基密言後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滅漢還上議取吳攻中原基密謀居多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上亦禮重之稱老先生不名又曰卿吾子房也賜語云學為帝師才本王佐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初基與同郡葉琛章溢金華宋濂同被召入見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基卒之先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戒勿習俟服闋即馳上又曰上或思我問遺言願修德省刑祗天永命諸形勢要害宜與京師聲勢聯絡此基訃

至上急索天文諸書璉卽奉匱出授使者上之

徐達

達用兵如神善附循其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恩結爲我用所至民皆不擾歸朝單車垂橐生平無聲酒伎勝之好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在北平疽發背而處上奉赴慟哭輟朝慘然謂羣臣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御製神道碑子輝祖秉節無二嘗爲大將北征燕王燕師不屈苑增壽機警勇敢謹實無過而歸心燕王入撫尸而哭之追封賜謚子孫襲爵

常遇春

遇春胆力絕人猿臂善射從羣盜劉聚聚好鹵掠心薄之上駐兵和陽遇春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卽迎拜請爲先鋒上弗許曰能相從渡江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取太平遂大用元主走開平遇春追北數百里獲輜重無數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長于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令進止所向克捷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火殊常而上亦均亟之

沐英

英定遠人上起兵收之從國姓或曰原姓李後當改上曰毋李爾李毋朱我朱單曰木比征雲南曰南方火也常克不當生乃定姓沐雲南平命英世鎮其地英在鎮事事修舉尤好典故嘗於壁間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又有馬癡曰天用英如龍地用英如馬支遁一僧耳猶愛其神駿嘗之吾將也馳逐于兩陣順吾驅策與吾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年四十八以中風卒　按雲南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甘者生九男曰九隆族分九十九部渠魁有六各號曰詔今語謂詔爲王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傳十七世至龍衲那蜀漢建興中封爲哀牢長賜姓張氏又十六世曰張樂進求隋史萬歲破之唐武德七年遣使入貢十六世孫也代張氏立國號

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傳十三世凡三百十年其臣鄭
眞嗣奪之三傳歷廿六年楊干眞奪之推立清平趙善
政凡十月干眞又奪之傳其地國
號大理數十傳至與智爲元憲宗所滅世祖封第五子
爲雲南王鎭其地仍錄用段氏子孫雲南王兀良合
爲梁王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分據其地又有十一總
管之號焉太祖既定天下雲府梁王未歸遣使招諭輒
爲所害于是命傅友德藍玉及共等計平之

花雲

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雲亦被擒罵賊不
屈數日城破吾夫必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
氏無後娶兒在若等善撫之即赴水死俾兒孫氏抱兒
逃遇漢軍中惡養小兒逼投水中并沒永
間授漁家脫舍貧令善視之王師既破友諒孫往漁家
視兒故在膽越人出負兒走夜宿陶穴中大署號卅遣

汪廣洋 華州華陰人初名克寬至正中隱居大華山
揆謹實踈 兄七日不死
當老告之故與俱行死
寘兒子膝曰此將種也命賜名煒官至指揮僉事

趙德勝

友諒之圍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德勝先後死者劉齊
朱濟許圭牛海龍程國勝李繼先趙旺葉琛華思成趙
天麟徐明張子明張德山裘茂成凡十四人皆朝祀南
昌其死而未入祀者朱華崔輝二人

韓成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于危一日被圍莫解成請服上龍
袍誑敵敵以爲上在舟中乃解後建忠臣祠于康郎山
祀死事臣三十六人以成爲首

樓眞

眞以都督僉事征閩屢破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
不從王怒欲兵之眞大罵曰吾虜吾大丈夫有赤心背
從汝耶即拔刀剖心示

上嘉其忠節其子琰方伏誅祿卽封侯

鄭濂鄭湜

濂浦江人其家十世敎子孫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而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無敢私藷婦惟事女紅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雞豚一出則一不食其所感如此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時嚴通財宴集之燕無貴賤者不問賓與不賓必處焉係宗長與從弟湜雨人爭田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人訟之耳擢湜爲系官上問濂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寺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

周顛

顛性詭誕人莫能敬狎見上踞胡牀箕踞而坐宴然征陳友諒上問以平賊計顛仰視屋梁不應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此行何如顛曰好上曰好在何面無他的從行至皖城告無風問顛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從行至皖城告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血不行使無風行不二里呆大風蔽忽達小孤山

令譜

詩營得仙衛有友人貧謙曰吾指汝一新勿過恥成壁間畫一門爺人之日庫失金得所遺引執其人訊之因謙謙將至曰渴其命以無飲遂入瓶捕者持瓶至御前上詰之乃于瓶中應聲上碎其瓶片皆應仙日出上命制九奏樂章

李得成

得成父早亡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柜馬河日已暮道者在後母前臨岸度不得脫因投河死得成年纔十三居嘗痛毋及父既長立傳柄上爲馬與其妻銜勒負鞍朝夕立側若待母出水而乘之與父會者方冬月大雨雪河水甚厚得成裹母與語曰我處水下寒甚覺而大物與衣膝行至河濱裸而臥水上心口惟念若水化水毋令餘毋恍惚若有見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中舉孝廉官尚寶司丞永樂初陞陝西布政辛于官

胡剛

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沒泗上以逃役當充軍勑洪

後編

馬御殿監斬時剛往省父立河上求渡聞之遂裸跣泗河而至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切物憐而渡者其父同坐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

劉謹

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徐方或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年十三慨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即治裝爲尋父計時眞參初服道路期年始達家勸勿行率不能尼歷六月攝雲南艱辛萬狀遇父于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于是復歸携其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未能自立于是又復歸悉鬻其家貲以往益三往迄始得歸其父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皆學使者張僖爲傳其事後子孫相繼

包實夫

實夫進賢人所經力學館于邑之大常里其冬讀書夜往過溝虎進退莫避虎前伏拜者徐御其衣之左腋曳行至林莽中釋而蹲實夫亦對虎而踞謂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能容我單養吾屬苟存終還汝陌虎起戾實夫居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藍玉

玉北征還朝上論曰爾功最大然虜主如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厲亂又嘗特造人入城覘視此豈人臣之道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悔厥修玉頓首謝初擬封永國公繼是改封涼國公後以不得加太師爲迫集延凱王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玉大呼曰徽即吾黨

素

素撫州人元亡與同邑黃晏約死難晏果投井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亡國史也徐達乃以素歸七雅問素名份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涅懼頓

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趨和州謝年而死

賈的里八剌

賈的里八剌元主孫也李文忠遣送至京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雖有獻俘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宜曰武王事未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夸狄亦中國主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封爲崇禮侯賜第龍山賈四年遣之北還臨行諭曰爾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毋親戚以全骨肉之愛

黃彥清

建文朝彥清聞步于市見雨兒食棄迹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俾一棄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見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處以石壓之而去在海歎曰何風俗之厚也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年三異何以過此上曰時月宮中二人毆譁聲徹內朕諭曰朕寬刑尚德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亦仁義而內實多欲能濟斯言何致當彥清拜賀曰萬邪時雍而有子獨漵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譜宮人相爭是常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程濟

濟爲岳池教諭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名入將殺之濟叩頭謝過太一宮之內尚未無兵殺臣未晚詔囚之靖難兵起乃赦濟于獄擢爲編修克軍師獲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序功濟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椎之遽止曰爲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濟姓名獨在沒斷處得免建文出亡濟從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行來往莫知所終濟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卒死難濟卒遁迹

張昺

時藩王相繼告變分命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與副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燕王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王稱疾不出長吏葛誠謂昺曰王無恙昺不信張玉

朱能請王起兵王曰昜貴已先發非計翰二人不可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王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昜貴入與械去昜以爲王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妥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王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昜不服死之謝貴葛誠亦被殺指揮彭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于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殺之

王省

省爲德州教諭靖難兵入省坐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叫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相向大哭觸柱而死

鐵鉉

鉉爲山東參政與黎軍高巍統兵盛庸守濟南靖難兵圍城鉉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燕王大怒乃以偃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縣城上遂不敢擊舍之南去即陞鉉兵部尚書靖難兵渡江鉉感憤欲自裁文皇登極鉉尚擁殘駐淮南已而擒鉉至淮不屈令一頓終不可得割其耳鼻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

楠殷

殷尚高后長女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王遣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殷割使者耳鼻口授答詞曰留口與燕王言君父之恩義不可違燕王不得道乃渡洌水攻盛庸庸敗遂破盱眙直趨揚州至儀眞革命曰殷聞之大慟欲死文皇詔公主齕指血爲書以招殷殷至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文皇恨之尋爲讐家擠死笪橋下公主疑出上意率衣大哭曰駙馬安在文皇笑解之官其二子

逐國諸臣

靖難兵入帝欲自裁程濟勸止適內官舁一紅箋至云太祖所遺囑臨大難當發四篋固以鐵二鑰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發火焚之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辭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

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什地俱矢隨亡帝俱謝去
止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
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嘗昔高皇帝
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
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廿二人兵部
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編修程濟趙天泰檢討程亨
按察使王良參政蔡運刑部郎中梁田王御史葉希賢
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刑部司務馮淮所
鎮撫牛景先教授楊應能王資劉伸翰林待詔鄭洽欽
天監正王之臣大監周恕徐王府賓輔史彬帝曰今後
但以師弟稱不必拘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
固也但不必多更不可多于是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
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
衣食者六人郭節稱雪菴和尚宋和稱雲門僧趙天泰
適衣葛衲稱衣葛翁王之臣世補鍋號老補鍋匠牛景
先號東湖樵夫馮淮稱寒馬先生帝曰吾今往滇南依
西平侯史彬曰且止于是更歷名勝至吳江主史彬家
會奉敕追奪諸臣遞去者諭勑至彬家且葬帝行踪彬

曰不知火日帝同兩內侍一道人行僧俱星散至廣平
家又有調其跡者遂決意往滇永樂二年春帝離雲南
六月入吳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遽酒半酣帝曰人明
晨當即去相持而哭彬視帝衣履敝甚固留二日衣而
衣而去帝爲雨漸之游杭州計出三日天台雁蕩訂三
十九日會馮淮金焦亦來石衆聞且云諸臣俱約至此
然終不見帝固邦諸臣而去八年工部尚書嚴震直使使
安南密訪帝忽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
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盜于驛亭中十年三月旅
能卒四月希賢卒十八年冬帝入蜀程濟從徧遊諸勝
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又
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
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驚白官府迎至蕃堂南面跣足
平地自稱朱允炆曰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當
悵然問所欲曰我願歸歸骸骨鄉土耳聞于朝乃傳至京
師訊老僧也寓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者
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當時吳亮往審視一見即曰吳
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賊

餉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不敢仰視既復命夜益苑別
室于是迎入夫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常臥詩云半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
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
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墜老吞聲哭未休又在
貴州金竺長官司題壁其一曰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
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
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流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
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愁編淚滿衣倚欄北望天門
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欸段久忘飛鳳
葦裂裳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
朝士庶至今傳誦帝既入宮程濟問之歎曰今日方終
變時波剿走重慶府之善慶里山水奇絕欲止之其里
臣職矣遂遁跡不知所之○雪菴和尚不著姓名暨當
隱士也景賢知其非常人亟為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
時賞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掉中流朗誦一葉輒投於水
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悚敬之日其徒問師宜飽

何許人和尚瞑目宮人陽聞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又有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
其遺流也終不得其姓名○河西傭隱姓名燕王入京
時傭於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衣蔽縷縷不肯脫夏即衣新故
常衣葛明年過河西舍家爲傭敗直積貲羊裘披之雖
極寒必以葛衣覆之葛益破縷縷不肯脫夏即衣新故
持衣必覆其上人問不答偷作詩擲自吟哦或夜聞其
哭泣聲永樂中有西都官至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過
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
曰我苑勿發我葬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里我骨骨
家從其言○補鍋匠隱姓名往來夔慶間業補鍋所至
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教之不
索謝但令負擔從或後學者加是數年
人呼為老補鍋匠稍稍囊積過風雨寒暑輒不出忽于
夔州市中逢葛翁者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
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
見後不知所終○臨海樵夫居山中日負柴入市肆口
不二價新語至臨海上人俱入縣庭聽語或歸語樵

新天子登極憔悴慟然曰舊帝安在日自焚矣憔慟哭瀕
投河死

顧觀

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哭曰吾
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梱禮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至言
翁夫人賢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素奴釧出市酒散
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
季陽河聞建文遜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

方孝孺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幼侍父宦遊齊魯間歷
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
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顧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關
異端為已在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楷模
後出也洪武中名見上嘉其舉動端嚴謂皇孫曰此莊
士當老其才輔汝還鄉又以鵝名至為漢中府學教
授建文即位陛侍講學上每有疑即召使講論臨朝奏
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展前批答皆件書事詳
曰奈厥臨軒九視聞奉風和氣藹顏細聽天語揮毫

次孺得香烟兩袖還又
二闕于黃門忽報文淵閣天于看書召講官邑而定官
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其手兵
既渡淮及江上書策堅守誓死社稷及建文遜去文皇
以孺廣孝言勿殺孝孺既革命召之不起已而衰絰號
闕下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
成王子固在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弟忭曰
繫獄已欲卅詔出孝孺獄哀絰見哭聲微毀些文皇咤
楊勞曰此我家事爾先生毋勞過苦授筆札曰諸天下
非先生卅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
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卅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
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磔諸市
寫不經口詔收其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卓敬

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驅
之歸此入門乃黑虎也立門位責敬不奉迎乘興敬
聲不遇姚廣孝惡敬必欲殺之遂夸三族

景清

清爲御史大夫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死而清獨
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大先是星者奏文
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收之得所
帶劒遂伏誅劒皮實以帥孫于長安上駕過之忽索斷
行三步爲犯鴞狀已而時人毀庭爲厲命族之箱其鄉
轉相襍染謂之瓜瓠鈔

北征

永樂八年上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瞿守北京車駕出塞
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
日營西北忽有清泉湧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次元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
地壽元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至幹
難河本雅失里戰敗遁去遂班師次擒胡山勒銘曰翰
海爲鐏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勒銘
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十二年
親征兀剌馬哈木等東夜北遁遂班師　二十年阿魯
台寇興和上決意親征車駕及雞鳴出虜聞之夜遁次
西涼亭亭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願迹遺此樹木
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不有以亡況一
亭乎遂班師　三十三年北征阿魯台遁師抵白邙
山下隻影不見命班師次榆木川上崩秘不發喪軍中
號令益嚴人皆莫測

姚廣孝

廣孝長洲人初祝髮爲僧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
應觀道士席應眞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
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嘗至京口賦覽古詩曰
樵檣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周殘五洲山近朝雲亂
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虎旅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
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已
而太祖遣高僧分侍諸王道衍往燕府無王見而問曰
爾能十平道衍操吳音連對曰會卽開襟出太平錢
五啟王自視連擲之覩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
曰和尚勿謬說道衍悚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
輒合因薦相術袁珙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

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彪臼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不赴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嘗即趨拜王請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王衍僧舍世鈔二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眞主于燕安酒家謂此也先是道衍自請于燕王曰殿下若能席臣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又嘗侍宴值天寒甚王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道衍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王大喜遂欲起兵令擇日至期大風雨王不悅道衍曰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阻得勢頭起急行毋緩靖難功成道衍爲左善世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復姓姚賜名廣孝然終不畜髮娶妻尋奉命販濟蘇湖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館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會見做和尚不了止是個好人遂還戶內不復見廣孝自是入朝壽卒

胡廣

廣爲相專事阿諛有密投詩其家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蓋其實錄也一日廣與解縉同侍宴上曰廣縉少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日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越數月廣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遭讒宛全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雨頻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解民蒙宥歸女卒歸解初文皇渡江時廣與解縉周是修約同宛于難既而縉使人覘廣動靜見喪方問家人猶猪否縉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況命蓋皆無意于宛也惟是修竟行其志

夏原吉

吉天性寬平雖悃幅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夜閱文書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太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宛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寘寘情行其敝慎如此

況鍾

鍾靖安人始爲吏胥呂震薦其才授主事陞郎中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鍾知蘇州授以璽書假便宜行事鍾初至陽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鍾轉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召諸吏詰曰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某事宜行若顧止我行縛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復斥屬官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上無遺事下無橫科蘇人稱曰況青天正統初以秩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詔陞鍾俸正三品仍復任楊士奇贈七邑重逢張益州七年卒古

薛瑄

瑄初長詩賦及見周程張朱書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事道學以進士擢御史三楊欲一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歎不已曰薛公見且不得況得屈乎爲統初晉大理少卿爲王振所陷謫戍邊明日以曹石用事遂引疾去閉門數月以曹石用事遂引疾去閉

楊榮楊士奇楊溥

正統初三楊俱爲大學士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尚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怠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換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同薦侍讀苗衷馬愉侍講或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幸是吾輩人當一心扶力也士奇服其言榮卒謚文定人稱東楊士奇卒謚文貞人稱西楊溥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物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或勸理宜用人非私干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溥謚文定人稱南楊

北狩

土木既敗上乃下馬盤膝南面坐有一虜將爲不軌其

兒來曰此非凡人乃以兒也先之弟賽刋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刋王乎大同王乎閩上語大驚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脅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大言曰大元之讐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人在旁聞曰那顏只要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皆臣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表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時衆虜皆曰者者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介護之伯顏也先弟也上皇北至小黃河薇武廟虜營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朝胥耶却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姝朕固納之但不當爲塾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侯他日爲兩姝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韃衆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盤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宿御幄旁上皇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妻曰我女入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哈銘嘗勸上皇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上皇歸三入寒朝廷猶以虜情爲疑禮部連目會奏議奉迎禮未定于戶龔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耳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于載史書難洗穀神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生乎王直曰此理失而求之埜耳胡濙欲封進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獄會赦得釋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肯議迎復儀注于文厲聲曰就以爲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耶點虜豈誠心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耶點虜豈誠心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耶點虜豈誠心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耶點虜豈誠心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

上皇王虜家嬪遣使回京詣行在所上表請還京師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景帝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持而哭各述授受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百官請朝見勅曰朕被留虜中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百官所請不允

王振

振山西人初侍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信任之振因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上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太后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

逮王振之二人亦殿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振姪王山至衆共毆鬥之振家御賜玩好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奉令旨鑄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郕王攝政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俱退獨留王振壇權悅國之罪今日若不速正典刑誠共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汝平日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姦黨也衆爭毆之踣踏搶裂頃刻而斃復索振所親信長隨錦衣衛百戶袁祖等十餘人悉殺之

祀之時有言振陷虜中反爲虜用者上怒曰振爲虜殺朕親見之言者何失實如此

于謙

謙字廷益錢塘人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文如雲行水湧有奇氣詩清麗堅刻千言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正統十二年還部而省人皆尸祝之未幾朝廷北狩景帝改元嘗寧遠也先始上皇還京大喪入葬荊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謙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衆共誅之自是羣心始定也先遣使請奉上皇還京上勅謙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羣臣不能堅決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皇先是也先犯

京師脫脫不花冠遼東不樂出冠陝西浙江葉宗留福
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
番並復蠢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
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
八城堡仍置貴州蕃泉修築畫立奏動中機宜胡虜歛
羣盜削平卬不言功益自歛飭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
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務接膝調停言官或言謙
柄用太過上意益堅羣猜遂起上病上皇復位石亨等
以奪門爲功誣謙與王文及謙遂奏謙謀反當族上持之
御史蕭維禎又恨王文等欲盜金符迎立外藩都
不下徐有貞言不殺謙金曰之事何名謙不復自辯遂
遇害籍其家無長物子罴戍龍門謙苑之曰天曰驟變
陰霾蔽空思功悼忮四海一詞皇太后初不及知後始
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經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事定曰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諮石亨張軏曹
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上深咿亨
等有貞遂有金齒之戍而亨等卒以不軌伏誅弘治元
年贈太傅益肅慜冕無子族子世襲千戶

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懇在廷各懷擇
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爲東
宮其事漸洩既而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
舊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意不然陳循輩
亦知之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曰既迎矣不可再
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
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羣臣會奏乞早建元貞
以安人心左都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
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識者
謂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
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
議卹奏侯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嘗太子議
已定而石亨等知景帝必不起乃與掌兵部督張軏張
輗都御史楊善徐有貞等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
曹吉祥蔣冕白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焉上皇遂復
辟靳于謙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
項文曜等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爲民景帝仍爲郕王

歸西內欽天監奏除景泰年號止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未幾郕王薨祭葬如親王禮

李賢

土言及奪門迎鸞之功賢對曰迎鸞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享葢何足惜不審當陛下於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片悟此葢非爲社稷臣不過貪圖富貴而已于是詔葢奪門功陛者凡四千人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慄賢曰古大臣如無不言令雖不能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睹上知賢深終不以爲忤

吳與弼

字康齋江西崇安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曰疾玩說曰齋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矣遂去舉業研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攷欲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履者數年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天順初名入陛見不就賜帛六十八疏仍歸隱聚徒教學終身不於著述

清江陳海雍號龍潭老人專心古學遯世無悶與弼稱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與弼與弼曰過清江可即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康齋非愛我者白沙姓陳名獻章新會人正統中累名授翰林檢討終不就職歸卒學者稱白沙先生

白沙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心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膠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物理格請聖訓各有頭緒求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搏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趨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覺也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鄉道甚篤

涌養甚熟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
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羅倫

倫吉安人成化二年進士對策萬言中用程正公語人
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執政欲節去下句倫不從直聲振于時遂奏名第一時
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倫詣私第言不可因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賢惡之謫倫
提舉尋各還改南京以疾辭歸

章吉

吉內官也通書吏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
開說五府六部及民情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
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妄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玉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
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爲老伴一
日念高里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
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正德初劉瑾用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大夏喻劉健謝
遷俱乞歸李東陽餞行敘戲泣下健曰何用泣吏當時
出一語今日亦得歸矣東陽默然未幾瑾矯制逮大夏
餘泣送所至爲之罷市後瑾敗詔還復職先是大夏在
憲廟時爲兵部郎中上方好實玩有迎合上意者言官
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珍奇無數上然之命
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大夏聞之返人簡得之藏
匿他處都吏簡之不得尚書項忠責令復簡三日不得
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交諫事遂寢忠呼都吏詰曰庫
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費錢
糧數十萬軍民苛擾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
之以扳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耶忠聳然降位謝曰公
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佛珪

時上好佛白號大慶法王外廷顧聞之無徵以諫俄內
苑批禮部備僧請賜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
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曰大慶法王何人

敢誕至尊大不軌當誅上弗問

楊一清

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騷之以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爲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壍以固邊防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墻壍剋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以其大貴也詔逮至京王鏊李東陽力救得釋嘉靖初給事中陸粲亦極言之上命如一清初議勿靳嘗

孫燧許逵

燧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寧王宸濠謀反名燧謂曰汝知大義否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密旨名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祥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大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宸濠遂縛燧副使許逵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安得輒無禮宸濠并縛逵且問逵何言逵曰我惟有赤心昔從汝反耶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且縛且罵竟錐折燧左脅併逵殺惠民門外逵父家居聞江西變投都御

史諭使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惟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俱贈禮部尚書

王守仁

守仁餘姚人以名進士任兵部主事抗疏乞誅劉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龍場驛丞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驛四年陞知縣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守仁奉命搗其巢穴俘斬殆盡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士大夫講學設社教邵邑子翁歌詩習禮嶺北風俗爲之一變宸濠謀逆守仁督師迎戰縱火攻之遂擒宸濠檻送京師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功封新建伯已而田州叛賊岑猛之黨未鎮總督兩廣至則聞示恩信賊皆自縛來歸未幾病乞致仕至南安卒上謂其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輔臣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

號名生徒互相倡和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濛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詔可

錢寧江彬

寧鎮安人爲太監錢能所養能寵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賜姓朱嘗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同寧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即中害時內侍張銳掌東廠威勢與寧埒中外號曰厰衛彬宣府人童時爲總兵張俊所掠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上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宜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四外家而彬尤甚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千戶周麒常叱彬彬竟陷麒死麒妻于是左右皆憚彬而上數遊敗檄行不可諫止者皆彬導之也上崩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磔于市籍其家并誅錢寧

太禮

嘉靖改元即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對號尚書毛澄等議得興獻王於皇上爲本生父與宋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爲後世法疏入命再議時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爲非上疏迎合帝意帝大喜亟下所司聞聞楊廷和曰秀才何知大體上即降御札諭之廷和退而上疏請加禮宮初議不報帝復諭內閣曰朕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大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未幾乾清宮小室災廷和言火發風迅日迫清寧後毀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帝心動乃俾從廷議三年南京主事桂萼上疏言皇上非爲人後而爲人繼之主當考毋興獻帝后并錄都御史席書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帝復詔羣臣集議即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御史毀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帝怒逮獄謫補外時諸疏留中羣議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帝使司禮諭退不從楊慎王元正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帝大怒學

士豐熙等二百二十人俱下獄爲首者咸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擇謫已而蕚聰獻夫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子不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木孝宗伯也宜稱皇伯考別禰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天理物人情獻皇帝主不悖矣于是稱孝宗帝后曰皇伯考母詔諭天下罪議禮諸臣以廷和爲首編氓毛澄等罪各有差張璁賜名孚敬與桂蕚方獻夫等遂大用

馮恩

時彗星辰見東方科臣魏良弼劾張孚敬竊權驕橫實由所名孚敬疏辨奏鰲復劾其强辨娟疾愈甚帝令孚敬自陳淮以代恩居臺中因上疏曰張孚敬之姦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乞斬三姦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卽訊時鋐特之甚卽欲殺之孚敬止之遂長繫待讞及朝審鋐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鋐令曲卒拽之西向又僵立曰汝能殺我于菟且爲厲鬼殺汝鋐怒起欲以孚敬之爲同僚所格遂書曰應決王邦相自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一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偏帝激聞此語卽年遂免行刑恩母吳氏擊登聞子行可請以身代俱不報行可又于長安街刺而憐之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貰之恩得減菟雷州未幾鋐以疾辭歸孚敬亦卒

楊繼盛

繼盛字椒山容城人以名進士歷任兵部員外上疏言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其謬又有五辭甚剴切帝謂其阻撓邊務詔訊杖貶狄道典史仇鸞敗帝思繼盛之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我遷南主事三日遷員外遂疏嚴嵩政棼國十罪畧曰人祖不設丞相嵩偃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卽傳言于人歸功于已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乎世蕃代票是縱姦于也令孫嚴効忠妥胃奏梃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悞軍機也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

察而及其兄應豐是檀黜陟也吏民避除以大賄爲俑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汚率下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姦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姦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姦二懼提封緝訪即與厥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爪萬姦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出其門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姦四明慮部臣徐學詩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林望者結納之鰓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腹姦五願陛下察其姦治其罪或名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即訊繹盛曰非二王誰不思嵩者且二王家事寧不慮爲嵩賊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迸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朝審時繼盛口吟云風吹柳絮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柳鎮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云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逝兒君王聖明德厚如天他

廷尉守平過潢塵性癖生來歸視菟此身原自不隨揚又臨刑詩曰浩氣滿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妻張氏上疏乞代夫死爲嵩所抑竟不得達

仇鸞

鸞祖鉞以征流賊功封侯鉞卒鸞嗣已爲勳衛出鎮寧夏廿三年移鎮甘肅功加太子太保廿九年虜酋俺荅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薊州攻古北口官兵却諸各鎮兵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遂逼通州上聞諸各鎮兵入援鸞以大同兵至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宣大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既而虜薄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受計于嚴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因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峒虜薄都城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虜多殘中貴庄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虜多殘中貴庄整中貴遂摘汝夔守謙貳于虜帝乃命執汝夔并逮守謙即訊時虜已東京師解嚴遂斬二臣于西市虜將金帛人畜北去至昌平猝遇鸞軍鸞幾被獲虜循古北口

故道出塞鸞先後僅得二百級自劾無功帝詔進鸞太保賞賚甚渥未幾虜叩宣大求貢市朝議不許鸞乃密還家丁時義結俺荅使貢馬互市虜利貨幣譯書送總嵩嵩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督蘇佑佑奏聞帝以問嵩嵩以一年二市爲準遂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虜以羸馬索厚值佛子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莫寇并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于是朝議藉藉追咎馬市之非初鸞藉嚴嵩力釋罪復用媚嵩不啻厥義既恃上恩權勢益重日中若無嵩嵩父子唫恨屢言于上欲俾抑之而鸞憒憒自若會虜報益急鸞病歷甚請與疾出上諭止之尋詔收鸞勅印鸞聞命恚極寇徐階因密疏鸞通虜悞國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斬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籍其貲

嚴嵩

嵩當國凡二十一年惡貫久盈止一子世蕃承蔭有機

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其別號也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妾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鈐山堂十二年淚寂耶一介書生得此已過已過而不揣必頌又謂世蕃曰汝父辛苦超家汝以應得官陰之爲義庇身而已非汝縱恣得意時也歐陽既卒嵩父子益無忌憚法弄權中外切齒自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獬及鄭曉被害後無敢以身試者御史鄒應龍上疏言工部侍郎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利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遞則視官之嵩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遞法大壞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竟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于交通賄賂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舍人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

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置良田宅于東京揚州儀眞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人骨夫其牟利無厭在千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耶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鵷代爲扶襯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會宴輒侍姬妾妙舞嵩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挾其一目至于鵷本豚鼠無知習聞賊禍恩道路百計壽索往返所經諸司惡望風趨承郡邑爲空則世蕃威福大盛之所煽熾也今天下水皇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黠虐捷剋日棘凡四方小吏欲償巳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蹙天下大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示爲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奴嵩受國厚恩不思殺劾而合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誣者戒疏入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烟瘴充軍鵷龍交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趋雄而返龍交亦逃伍語在歙曾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督郭至箕踞不迹役人戲以丸藥擲郭帽亦不禁或九之曰我眼孔大京堂科道候主公叱之誰敢動此幺麼何爲者郭遂具揭于巡江御史林潤潤既劾鄢懋卿命剖藉更思大有建白得揭遂奏稱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命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家龍文下築深山中乘輿衣蟒有負嵎不臣之志素推嚴世蕃爲主事之若奴僕而世蕃自罪誅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交即付潤逮捕至京刑部勘其交通虞謀妖顯証得皆即處斬嵩借居僧舍鬱鬱而死衆買棺殮之痊于官道之旁

高拱

隆慶時政徐階俱遵遺詔行之而拱謂是暴揚先過遂
嗾御史齊康論階專權蠹國科道陳瓚等交章劾康爲
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事
先帝無能改于神仙士木之誤誠或有之然憂動國事
休休有容亦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博噬善類詔降康
二級補外于是南托科道紛然劾拱甚有稱爲大兇惡
者拱遂以病辭歸尋復起與張居正高儀同受顧命上
崩太子卽位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冲
年皆若曹所爲吾目遂若曹矣已含臺諫劾太監馮保
必欲出之保故狡其奏俟閣臣張居正視陵歸有旨名
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爲且遂保也宣讀之
乃責拱專擅令卽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尤拔之出
翌日踉蹌出都

王天民

萬曆元年上居乾清宮見一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倉皇
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自總兵城繼
光所來不肯服鞫問張居正使人陰揭曰倡稱自閒老

張居正

居正柄政十年海內肅清蠻夸帖服力籌富國太倉粟
可支十年閭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考
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相績炳然上亦悉心聽
納眷顧殊深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親調椒湯賜之
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毀角隆冬以
氈片鋪地恐其立處冷也子嗣修應廷試名在二甲第

二上扳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耳惜其哀
冬忌刻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
任後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章疏不敢斥名第
稱元輔始舉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
悵然居之而中允高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
時曰爲勸進家人子游七號楚濱翰林夫僚爲記贈之
給事李某與通昏媾九卿御史俱投剌往還居正卒餘
威尚存言官奏事皆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懾震主上
雖虛已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閹奪并籍其
家子孫且不保云初上在經筵讀論語邵勃知也訣讀
作皆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竹勃字上悚然同列皆
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此之霍氏馬乘

潘季馴

季馴號印川烏程人由進士推官治最擢御史嘉靖于
巳三殷災奉勅稽查大木曰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
得萬木於御史出理河道時黃決知縣
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果盡塞乃於三
沾故道濬槩策提不三旬告成尋下內帑犒河

道而泇河議典駟獨與江陵左逐罷去亡何任滿事者
費官帑若干工卒不就仍起駟爲刑部有侍郎舜奉璽
書總理河漕時有謂故道當去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駟
皆勿之議躬親督率南遡維揚北抵清流東歷海口西
窮鳳泗一一荒度乃議曰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
大故治水者必先求其自然之性而後可施疏鑿之功
夫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
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
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水自然之性也因上兩河疏
築之議六又陳河工事宜八略曰逼漕於河則治河即
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
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其在事也止以築堤束水借水
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載河防一覽中甲申江
陵獄起駟上書保全大臣遺孽觸時諱至鐫秩罷免後
十年復召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乙丑歷敘河工晉官
保大司空凡四治河前後垂二十年輶車所至更數千
里與役夫雜處番鋪韋蕭闇腐心靖目皆以身殉二日

掉一葉雙溝黃家口值颶風舟吸入決內狂濤拍天從
人皆號呼須臾舟忽不動若一物憑之者篙工探之有
柳樹焉已而舟移舍無所有人以爲神建柳將軍廟刻
石曰潘公再生處初築高家堰決口投土石數衝去馴
夔武安王授以手書命老兵以帚示之覺而思曰帚者
埽也令萬工掩埽東土石于萬勉投之洪波移刻不
能動黃浦中舟陰雨聞雞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舟動
至堤成夜雷雨交作有黑欲排空而去詰朝土宿白骨
爛然視之鉅顱獨角其骨專車上之天府人以爲擘龍
避而尸解云馴年七十四疏乞骸歸臥病閭郎書及河
事輒輦慰易簀時猶喃喃河事不置口子大復亦進士
官工部郎中督理通惠河有勞績人有大小司空之號

海瑞

瑞以舉人任淳安知縣世廟時鄢懋卿總理鹽法巡行
郡邑勢焰甚盛妻子從行裝五緑輿以十二女昇之令
長隨行滿伏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遂落
職尋內擢直聲震于時上雅熟其名會廷臣交薦遂起
南右都御史至日觀者擁道路南都爲養望地官雖肆

察其立言乖僻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引士人妻女若狂瀆亂倫常莫此爲甚詔逮繫獄夫其所著書贊思而自經

張差

差持棗木棍闖入東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衆因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刑部定爲風顛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訊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木監處語多涉鄭妃弟國泰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駕幸慈寧宮至聖母靈次設供坐皇太子侍右三皇孫雁立階下急召百官入見上曰昨有風顛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詐多開說徐俛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狙張差龐保劉成即時綏遲處死其餘不許彼及一人以傷天和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御史劉光復伏衆中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大子極仁孝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爭執大怒命中涓掣下遂下光復獄上怒稍平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

今長成又何疑耶顧問太子曰似此風顛人決了便等親愛爾等毋聽流言爲上悅因令羣臣出龐劉二二犯尋斃獄中于是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于外釋馬三道等

楊應龍

應龍在播州僭立巡警殺平民劫掠州縣甚而對父姦女面夫淫妻大恣痛毒蜀臣屢屢奏聞乃詔將軍劉綎等發兵討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數萬迎戰我師夾攻大敗之應龍遣遞降書綎斬使焚書應龍窘甚徬皇大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汝矣遂同二愛妾闔室縊死我師生獲朝棟獻俘闕下傳首九邊以其地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按播州始祖楊端仕唐爲武畧將軍據其地子牧南詔四搏爲昭無子會莫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通譜即留爲嗣益宋贈中書令楊業之裔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後也十四傳至鑑始歸附太祖授宣慰使

移宮

光宗駕崩上正位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在乾清宮御史左光斗給事楊漣奏請立刻移宮選侍乃移宮天啟改元李進忠等流言選侍失所謂當事者處之過當漣因上疏直陳始末曰憶先帝憑凡之時再四呼嘱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在門轂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鍔及龍馭上賓此時主君爲急臣等急于請見而守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詈與爭乃得捧龍軒至文華殿行當呼禮及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托之選侍者臣思選侍如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留而亦不得聖不得如不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駕果還歸慈慶宮矣御極已定初六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臣是以有正名分之疏并參及李進忠等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言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出而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抵主上冲齡方宸居未淨祉稷爲重則寵愛爲輕及宸居已定既盡城危之慮皇上如天之度慮前慮後時日宜然九廟神靈鑒此血誠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況近奉聖諭于選侍居食恩禮有加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揑倡選侍徒跣驚艱欲自裁處并揑稱皇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使夙夜憂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嘆之資恐作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獨在臣臣安敢無言上曰登極移宮事情大小臣工共見乃極公極正極眞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既又諭暴選侍擱阻出臨毆崩聖母過惡及遺先帝遺愛奉養優厚之心切責臣下之私李黨者

魏忠賢

忠賢河間人幼黠慧無藉好酒善嗜然有胆力與少年賭博不讐走匿市肆中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自宮萬曆十七年事東廠太監孫暹時上爲皇太孫忠賢奏入宮中辦揩引進者魏朝朝故隸太監王安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與上乳母客氏私忠賢乘間亦通焉忠賢入客氏私入太孫因寵之光宗升遐上即位一夕忠賢與

朝爭擁客氏于乾清宮煖閣醉罵闔聲達御前客氏久
厭朝儀薄而喜忠賢慫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
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繼殺之忠賢遂得專客氏而客
氏封奉聖夫人忠賢自掌東廠內外弄權勢傾天下給
事侯震暘吏科傀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上怒俱降三
級調用王心一疏救亦被降調尚書王紀幼大學士沈
灌與客魏交通忠賢矯旨削紀籍于是都御史傷漣忝
其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亾賴耳中年淨身黃八內
地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
通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問實有隱
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俱致之
去顧于黨護氣殿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爾警忠
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不
容正邑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
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批
少宰皆黜陪貳顛倒銓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滿朝薦
交震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

賜璬罪七傳聞宮中一
已橫謀之私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
幸罪八裕妃有喜而封忠賢以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
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
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
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
患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恣矯旨掩殺于
南海子罪十一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褻近又于河南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擅用
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
口皆乳臭詣勅之館目不識丁褻朝廷之名器罪十三
用立枷枷號皇親家人欲動搖三宮罪十四艮鄉生員
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託言開礦而致之死罪十五
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拿黑獄艸菅土
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
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
賢勒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詰責及科
臣同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

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雖大不寧片語違忤則駕帖
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僨恐未足語罪二十前韓宗功
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
假令宗功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居然首功矣罪比
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
踞其中不知意欲何爲罪廿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
呼人人以爲駕幸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馳馬羽
幢青蓋則已儼然乘輿矣罪廿三聞忠賢走馬御前皇
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畏罪請宛且進
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
養虎兕于肘腋之間此又寸繒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
廿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或敗露又賴奉聖夫
人爲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前日
忠賢往涿州一切事情必星馳請旨嗟嗟天顏咫尺而
馳候忠賢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尊于
忠賢否耶伏乞立勅法司逐欵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
憤疏入忠賢持之不下佯辭廠乞罷上慰留之乃徐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民無不義憤于是南北科道卿寺

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許譽卿等先後申疏或
專或合無不危慘激切而總爲忠賢所持皆得罪一去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初倚許秉彝通忠賢至是殿工興
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
授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賢奉爲聖書一時梁夢環
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詞八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顧
秉謙出之天鑒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
璟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
于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之黨
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熊奮渭侯恪等又列眞
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
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
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志錄者首
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爌維忠易應昌張潑等臺
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
儒劉弘化溪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烜張光前孫必顯
汪如亭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
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

勸勵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皂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時各處拗立忠賢生祠稱功頌德曲意獻媚務窮工巧壞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爲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奇麗髻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小之小豎抱頭大哭匠人遂遇害而福建獨無祠字以蔡善繼不肯獻媚故也　崇禎登基神明默操忠賢內不自安固請辭位上不許宣州之捷猶敘功加廕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已而吏部主事錢元慤劾其種種罪惡雖萬剮不足盡辜嘉興貢生錢嘉徵又揭其並帝遠后弄兵無君剋剝藐聖僭爵掩邊功朘民膏通開節十大罪上頷之忠賢不勝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未幾謫忠賢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忠賢既行擁徒繁衆。上聞之大怒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始從輕降。不思自懲乃猶

四命之徒環擁隨護有若叛然着錦衣鷹擒赴治罪忠賢聞旨知不免因自經諭磔其尸于河間忠賢肆惡背客氏成之客氏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幸臨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紅玉前驅乘車至乾清宮不下夜出燈炬簇擁衣服鮮華儼若神仙每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平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聞震天熹廟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哀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至是并磔之籍其家命內監嚴訊得宮人任身者八人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上大怒立命赴浣花局掠斃子侯國興等俱伏誅尋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崔呈秀等共三百五十八人

溫體仁

崇禎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比戕體仁以殘刻輔之圖扉之內侯訊追

皆先後牴牾罷白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確債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六年兵部員外華允誠等紛紛劾奏上俱切責之遂與舉朝爲仇至十年六月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

周延儒

延儒既罷相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歛金屬內監葉秉間得復相至此名用王事吳昌時力居多延儒德之遂以禮部主事署郎中事御史祁見佳劾其叅制弄權延儒放歸給事郝絅復叅昌時及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間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伸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山東兵備雷演祚又面奏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獨相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徵延儒聽勘賜之死延儒當中外交訐無能爲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其罷內監撤廠衛諸璫日夜媒孽上俱不信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甲申之變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賊李自成僞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上憂甚臨朝而嘆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請提兵西行上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乙卯上臨軒行遣將禮親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賜以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二月朔上不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遂罷朝賊陷太原巡撫蔡懋德死之中軍盛應時驍將牛勇朱孔訓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皆死賊稍撤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晡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賊紳閒左之脂膏盡竭又云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扼腕　賊薄寧武閒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力不能守開門奮擊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閒被流矢見執罵賊賊磔于市遂屠寧武自成曰使守將盡周將軍

吾安得至此　賊犯大周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　賊犯保定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毓峒姪登城射賊爲賊支解毓峒子嬰婦陳氏年十五與其祖母張母楊嫂當一時盡投于井張抱孫丁憲僕婢四人亦從下　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刎鄉紳張羅彥赤死　上按籍勳成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　上面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太監王之心最富　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曰武房急賣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曰武房急賣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二月甲辰賊陷昌平州不屈手格殺數人須臾自刎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京師人情洶洶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自刎賊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守陴不充餉久缺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又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餘爲大賈劉肇國開德門接貴戚魏國公徐弘基等內應事泄肇國被執拷掠備至

訛中引遺撥馬採城撥馬多賊黨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過平則門而西由兵部街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偵騎也已昧爽開西直門攻城聲不絕流矢雨下門立啓勳戚大臣無敢詰問者爲政坐城上以令箭下丁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太監王之心每拭夫已刻急足即城下曰遠塵衙天慈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曰哨報也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須臾賊大至城外三大營皆潰降是日上括中外庫金甘萬犒軍細民至有痛哭輸金者各授錦衣千戶丙午賊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評守兵日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驚潰盡傳城陷合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急　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欲上太監王承恩縋之起入見上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自爲計內臣請留勳免乃縱之去勳語守璫曰吾黨富貴自在也何聞勳殉難瞻廕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爲逆也申刻彰義門啓上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

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
自當亾慮如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
能寢丙城陷一鬧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答曰散矣皇
上岌急走其人即出呼山事詳本紀丁未朕呼之不應上即與王承恩登萬歲
呼民間速獻騾馬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
自成纛笠縹衣乘烏騅企邸戶政尚書陸之祺禮政尚書宋
五騎從先入清宮諸大呼曰賊入大內吾輩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爲計遂躍
入御河有頃從死者積二百人自成入分宮嬪羿牛金
星等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井賊鉤出之見其
姿容爭相奪費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賊羣擁
見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擁出費復紿
曰我實天潢之亂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賊喜置
酒極歡費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內臣獻太子
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時諸臣被執極
刑榜掠迫脅獻金輔臣陳演獻銀三萬金三十餘斗
山餘冬寥不同獻不滿意仍後受刑受刑不過觀漢德
自勉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彼縱兵恣意淫掠
派痴難諸臣家戚不入
痴難諸臣
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知事不可爲嘆曰身爲大
臣不能少樹功伐雖死何益十八日名對已不食三日
矣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縊家人解之乃賦詩二
首替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縊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
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大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爲
別酬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曰南都尚可爲死吾
分也慎勿棺衾以恥吾痛乃死一門痴節共十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曰王辱臣死分也夫復何辭
但得爲東宮煮一夫路死庶無憾今已矣勢不可爲矣
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縊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于几曰愧無半策
報王恩遂自縊
僉時難但有徹軀報王恩遂自縊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

平者遂及訂譌諸書服緦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身縊吭而死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奉命守得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民舍自縊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于城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尸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妻曰君死妾亦死章明叩曰謝夫人然大人須先死章明視妻縊死亦服緋自縊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太夫人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去世奇入室自縊

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及子孝肅并奴僕十人闔門縊死

賊脅劉狀元也居獄而去時謂臣死君事夫子死父僕

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城陷歸而自經家人救之甦囘泣作書訣家人曰而失身居誅垣無所佳救法應視服驗時用角巾青衫單衾布席足矣葬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

右庶子周鳳翔起辭宮前慟哭歸寓遺書訣父有云男今日幸不辱辱此身即兩大人恙吾事畢矣閒極之恩無以爲報矣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

檢討汪偉自戕犯闕柁傷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諭曰荷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偉呼酒共酌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縊十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捶曰止止難在頭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縊正位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聞變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子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弟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古者兄弟同朝汝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

完獨生然母未編土死可死既葬三日亦投井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夫婦同縊死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文瓊見梓宮避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禎聞梓宮在東華門外百官莫敢進乃大慎跟舍奔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流血自成好語誘之降國禎曰有二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國禎斬衰徒步往葬事畢作詩數章遂自縊

新樂侯劉文炳聞變謀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曰身爲戚臣不可不與國同難而寡文炳名之歸與弟云部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中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母臧國太夫人帝外祖母固問變所以馬都督駙永固問變禁其弓刀鎧伏時樂安主宛亮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柱命外來火遂自刎

惡安伯張慶豫全家焰井死

自清皆可爲也其勉之北面再拜引佩帶自縊

御史王章延城遇賊縱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刀問曰

汝王章叱之曰不降遂遇害子之拭後亦死難于閩

御史陳良謨聞變欲自盡妾時氏有娠俯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泣其

年齡五十無子汝幸有娠俯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泣其

勉之時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諭

先死以絕君念遂投環良謨別作一縊同死

御史陳純德自縊死趙誤罵賊賊殺之太僕寺丞申佳

胤投井死史部員外許直作絕命詩六章有月沉氷雪

生前恨青節空留死後聲之句自縊死

兵部郎中成德詣東華門以雞酒哭奠梓宮賊怒寘刃

曾之不爲動歸寓跪母曰我知之矣遂

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余鼓陽變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在

卑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

秉受國恩耶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無下井是我死所欲

勉哭辭母往至御河橋城陷鼓望闕再拜即投河死家

人銀一至母章氏投井妾王氏隨死弟錄哭曰母死我何

錦衣指揮王國興自縊指揮同知李若珪作絕命詩有
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亦自縊干戶高
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鍾欲
出門降賊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順天府
學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長洲諸生許琰門京師陷悲號欲絕編體書崇禎聖上
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徽州推官溫璜之官不數日京師陷諸郡瓦解璜引佩
刀視之嘆曰行將此身付汝
清下金陵將逼新安璜誓衆守城至二百餘日城中亂
璜知事不可為呼孺人諭之孺人曰女寶德在可同
投之井曰女寶德方寢夢曳起寶
德曰吾已知矣即以帛自經未死璜立殺之并殺茅氏
遂拥刀自刺然已手刃二人腕力不振身仆曰猶視居
氏舟報捐者張亦驚異詢渡江以來所過州縣不少名
進士者苟活無恥未有如溫公者蓼良醫治
之璜猛踴起以指破瘡痕深入斷喉竟死

李自成陝西米脂人姓一隻虎
李過為暴于鄉娶妻有淫行手刃之逃入甘浦為兵
以功陞把總又殺王奈將遂為盜崇禎初奏中叠飢
又以驛站奉裁飢民絕無生計會四方勤王兵潰因
與飢民合勢啸聚山澤其帥之有名號者在奈則
稱紫金梁滿天星蝎子現老狗狗一字王那管隊矦
兵王整齊王闖塌天過天星南營八大王八爪龍西
營八大王二隊八大王不沿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
八隊闖將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哥等二
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温趙企軍吳計都
光混天星掛聯子過江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
天王密露王閻和尚上天龍出猺雁黑心虎摟由虎
新一字王北營八大王昆天王正天王老那四隊六
隊八隊順義王等又有闖王闖將太平王爬天王托
天王小奉王左金王横天一字王撞天王可天飛混
天飛鎮天哨遍天庠搥天動混天猴副塌天一條龍

紫金龍王老虎掠地虎掠出虎抓地虎雙翅虎獨頭虎自來虎東山虎紫微星九梁星點燈子二盞燈一座城顯道神鄉里人活閻由斧破甲錐流金鍾翻山鵪金翅鵬一連罵金狗兒邪紅狼小紅狼獨行狼混十萬整十萬神一元超和尚等不可勝數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操躪直省無虛日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裸孕婦于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驗孩子于內觀其跳躍生剔其腹實以米豆牽羣羊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强壯而能冲敵者所掠子女無數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聞以蘆葦薪木推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薰逼城上守兵立仆雖有官軍不時勦撫而狼奔豕突終無定所自成初入不沾泥陽六郎王嘉胤等以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羣復聚衆薦不沾泥等以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羣復聚衆薦徐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自成稱闖將聽掠由西河

南已而迎神敗衆推自成爲主總督陳奇瑜圍漢中自成夫岩自縛乞降奇瑜詐之給免死票回籍遂過雲棧出險入鳳翔掠隴州勢復振總督洪承疇合總兵左光先連敗之其衆漸散會寧夏兵變洪師旋邊鎮自成復出潼關至河南百陝西至三原西安大震分道入西川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力攻大敗之自成遂入楚依張獻忠不納欲殺之自成獨羸百里走商雒至浙川老猶猶嘗臥病牛月餘老猶猶投以數百人仍出剽掠而秦兵又破之逆贏漢南窮蹙不得他逆食且盡欲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止以五十騎從間道奔河南河南飢斛穀萬錢人心惶動飢民多歸附舉人李若牛金星亦往投焉企圖讖云十八孩兒當王神器自成喜遂率衆自南陽破宜陽攻永寧殺萬安王入洛陽焚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尚書呂維祺自成置酒大會以王爲俎祿庶維祺罵賊不屈死自是席捲河南荆襄鄖鄧一時俱陷與羅汝才合

兵四十萬聲勢大振當時秦中蠭起之盜半沒于官軍而渠帥者俱僞自成所并衆至百萬自號老府奉元倡義文武大元帥以羅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改襄陽爲襄京設官分職命汝才守之未幾殺汝才并其衆自成無子以李雙喜爲子嗜殺更酷于自成自成在襄陽構殿鑄錢皆不成因立雙喜爲太子改名洪基鑄洪基錢以厭之又不成會秦督孫傳庭兵至自成遂往河南爲督兵所逐直至潼關關中人心所在九解倒庭沒于陣自成遂陷西安秦王遇害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得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據州郡官軍旋復之至是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崇禎十七年正月遂稱王于西安據秦府爲宮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爲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僞官三月十九日由昌平抵京師環攻九門城陷自成大承天門顧將自得關弓指門樓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天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設也何於樓下有宮長城字其表文云此堯舜所多

武功遂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大喜擬召百官朝賀陞御座輒自眩頭暈見自成人數丈長者前立遂罷又擇廿九日登極受朝因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洊弟也濂遣間使走洛城聯絡義旅冀得一當已而太子二王俱爲賊得知事不可爲遂就縊其絕命詞有云忠孝于心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濺徽軀官舉非侍中有舌且存之并避常山公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先是自成陷昌平朝廷飛檄趣遼東總兵吳三桂入關三桂軍衆行遲三月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走

清朝乞師而後長驅以入賊急脅三桂父驤作書招桂復責銀四萬兩遣唐通痛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關三桂佯愛其金致書絕父而出不意盡行斫殺賊將負重傷逃歸自成怒盡戮吳驤家三十八口三桂痛哭感憤振刀所地誓殺賊大敗賊于一片石廿六日自成狼狽還京誅戚國定國諸勳戚廿八日悉衆西行

輜重無算太子二王扶之而去廿九日焚宮殿役隊俱行五月初一日

大清定鼎自成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將至四川略保寧一路三桂追至山西自成數戰不利遂走西安道

清兵西伐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擁衆居武昌五十日謀奪舟南下取宜歙拆時乙酉四月廿四日也自將發暴雨烈風旗鎗盡摧成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忽役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成令嚴兵行無敢反顧通城有羅公山有元帝廟出民賽會以盟謀揑衛間井自成止以二十騎過山阿勒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不能起郤人疑爲胡盜或曰自成在黔陽乏食自出取所荷鍾碎其首而死或抄掠爲何騰蛟伏兵所逐郤民殺之李過勤兵奪其尸滅一郤而還結車爲首以衰冕焚之自成祖墓燈火焚焫內一金蛇見足陝撫江喬年發自成祖墓燈火焚焫內一金蛇見日而飛喬年斬之相傳其穴爲伯人所定壙中置鐵鑰火日鑽燈不滅李氏當與至賊之衆敗數也

八大王又號黃虎祟禎四年就撫于總督洪承疇五年復叛由河南掠江北矣入楚總理熊文燦撫之未幾復叛與犂盜羅汝才合犂盜羅汝才合犂盜羅汝才合

科取士、分授府縣官、已而至楚俱陷折柱王府至長沙陷江西左良玉次第恢楚獻忠遂棄長沙入蜀順流陷佛圖關、破重慶瑞王令官被難取丁壯萬餘、刳耳鼻斷一手、驅狗各川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所至官民自亂甲申之十月進陷成都蜀王宰宮眷及于井、巡撫龍文光以下各官皆死之十一月十六日、獻忠即僞位、稱成都爲西京國號大西、僭元大順、尊文昌神爲始祖高皇帝設官分職以樊某爲狀元、自爲一文庶許古帝王以項羽爲最、謂之御製萬言策、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磔之又縣手則以兵擊之、凡二萬二千三百八皆挾策而死、棄筆墨若丘壠、獻忠之仇視川人也先屠民、繼屠僰、并欲屠川民爲兵者、諸將中多用川民爲兵無如都督劉進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洩言于閣者、一軍聞之俱逃、會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歸命、因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舖、遣之、至營、獻忠逆伏積薪下、曳出斬之、王營獻忠逆知敗、遂不敢出以病死于蜀、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朱梁時始上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川帥子璉嗣宋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季公蘊又篡黎氏陳日奎又篡李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憲宗遣將破其國日奎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燇入貢洪武二年、封其嗣日煃爲安南國王傳至日焜、凡十二世、權相黎季犛篡立僭稱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四年發兵討之俘獲季犛父子、詔求陳氏後國人言黎賊殘虐無後、乃郡縣其地、六年交人簡定反、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俱擒至京伏誅、十六年、濟化土官巡檢黎利反、稱平定王宣德六年、陳情謝罪、貢方物、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傳至嗣凡五世、正德十年、陳暠作亂殺嗣、好脅莫登庸等、共

推聊從子聽嗣聽不請封
畀元天應登庸遂與陳氏分據交地已而聽蒐登庸又
立聽弟應相拒王嘉靖中朝旦請赦莫氏以爲安南都
統使會登庸苑又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未幾福海復
爲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烏上其國東
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愚祥共
要害也其俗夸獠雜居不知禮義不解排種椎髻剪髮
好浴善水平居不冠其山川佛跡勾漏海當艮江爲大
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山我地元爲大寧
路洪武十四年分爲三衛于橫水之北以處歸附者命
其長爲指揮使同知各領所部並邊爲中國藩籬東起
廣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過潘陽鐵
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自雲山爲大寧皆
遂水草無恒居三衛惟朵顏最强分地又最險

朝鮮

朝鮮周箕子國秦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據武帝
取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據魏滅
公孫晉并于高麗高麗木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
樂浪地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
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南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遞
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
寧總管府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即位詔封顓爲高麗
國王子禑嗣相李仁人劫囚禑而立其子昌仁人子成
桂又廢之未幾國人又推立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請
更國號詔更號朝鮮子孫襲職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
女直西北王鴨綠江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豪謹知文
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
悅爲婚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閒成儀居皆芧
茨多麻苧以田制簒以秫釀酒法無苛條刑不忍毒
山川丸都神壽北岳海鴨綠江爲大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舸七日可
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普遣兵虜其男女五千元
遣使招諭竟不從洪武初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千

遣使朝貢已而山南山北爲中山王尚思達所并遣使朝貢詔令三年一貢其俗人皆去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標掠既遣人學于國學其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成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廈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人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纏以布帛及諸臣匣骨藏山穴窾木爲小棺哉葬葦葦埋土中王及時祭掃啓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航海上無鐵婦人爲尸號女巫女巫之畏神以婦人爲尸號女巫女巫之嘯聚輒數百人攜枝戴草騎步縱橫戲一唱百利聲音悽慘倏忽往來莫可踪跡馬附涯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王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無征斂刑剭家富貴者死屋餘皆芻土以螺殼爨煑無釜甑耕無鐵婦人嚼米爲酒男子煎海爲鹽市用日本錢以十萬一人無貴賤皆騎健耐勞苦饑寒不知醫藥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旗幟好爭狠鬬輒刃殺人喪不能舁即

淸朕甘藐其向川龍圖贔屭彭湖島爲大戎臼國西古水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毀即落深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見從不朝貢或曰并入琉球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在小島中島語鬼形徂裸盱睢始非人類

女直

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東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江混同在開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與混同背南入松花元設諸府路明設都司官以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所三百八十二官以指揮千百戶鎭撫又置馬市開原城迤交易各路有水陸城站部屬甚多不具載

三佛齊

三佛齊卽舊港又名淳淋在東南海中有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

傷遇敵敢炮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居之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所遂豐蓼牙儂細蘭諸國明朝入貢詔封三佛齊國王

占城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逐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襲破真臘慶元中真臘復讐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爲主明朝入貢詔封爲占城國王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俗獷悍果于戰鬬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茭葉冠男蓬頭女後推結所招芽茶不得踰三尺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絞甕坐筒而咂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晒日晒且注水味盡而酒成月晝夜各分五十刻于在位二十年即人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二歲額天矢曰我不道當亦虎狼食或病死芬年得無恙復入爲王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日無禮夜飛頭入人家食人腸見則藏氣侵則復見即死頭返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而死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夸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初遣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于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竟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屯駐海上防禦漸疎輒來寇劫焚殺淫穢至有不可言者

真臘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古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國分爲二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阜爲陸真臘後復合爲一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焉明朝入貢不絕俗尚華後束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

邏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
斛上平衍種多穫暹仰
暹羅斛國王遣使入貢
崎嶇地下濕土疎惡氣
七晝夜可至王宮壯麗
之甚固籍以藤席竹簟
絲帳加錦綺跨象或乘
尼婦人多智夫聽于妻
咪玉富貴者範金盛珠
僧取女紅賄男額稱利
葬言語類廣東俗澆浮
煮海爲鹽釀秫爲酒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卽古蘇文達那西汴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
北距海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皆隸焉自滿剌加西南
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郵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
城郭有大溪入海海日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明初入
貢稱封爲蘇門答剌國王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
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其妻殺憤令于國日能復讐者我以
從漁翁之牽衆殺花面王故王妻遂
漁翁王王子奔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
和擒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詔褒宣德中封
爲王朝貢不絕其俗淳厚言語和婉室廬婚喪衣服物
產類滿剌加田磽穀少熟番舶往來財貨克物人飢富
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飢吸血浴身花而王者
卽那孤兒國王也國小僅比大郵止千餘家人皆務面
敷號花面

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西二
主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明初入貢永樂
二年酋王與東王戰東王遂滅西王數來朝貢其國四
洞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
東行半日至厥都中國人客此成聚落名新郵約千餘
家郵主廣東人偕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
水行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

亦有千餘家牛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淳泊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臥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絡綵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逢頭女椎結上衣下裙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撲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同回教持齋受戒日庶人士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鬥顏色黝黑猱頭赤腮信鬼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迎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矛前後甚都婦穿破髮跣足縈嵌綠蜆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亦者所欲

古俚

古俚爲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泛行三日可至永樂中入貢國王好浮屠徼家牛老不傳于傳外孫爲則傳酋無外孫傳酋行人食猪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煅牛糞爲囊佩之每日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上官麥多馬谷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胡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于足事習金詠古俚頗海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浮泥

浮泥本閩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洪武四年入貢永樂三年詔封爲淳泥國王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由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開是年王卒丁會同館謚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封其子遐壯嗣使送歸國朝貢不絕其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效中國屬國有南泥里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僅千餘家皆同回人西北大海即西洋中

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帶帽皆以此爲拍南俟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曰阿孤楂輩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即南巫里

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入貢言願內附爲屬郡七年太監鄭和克明封使詔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率其妃及子來朝後數遣使入貢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山故木稀國緑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正朔始不緑暹羅王白昂纓首衣青花袍踞皮屨乘憍俗淳樸尚鬼敎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瓜哇聯榻趺坐刻木爲舟泛海而漁穹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自青孽人市覺者擒殺之

榜葛剌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者東印度也永樂中數來入貢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溜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堅于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被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帨皮履市用銀錢海貝五領山最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獵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衫榮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碪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葢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于投人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棧厚人好耕殖一年二熟椰爲酒檳椰爲茶夕有沿納棧兒在印度中所謂佛國也永樂中亦來入貢

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大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坎埋塢人穴居男女皆裸不粒食食芭蕉波羅蜜魚蝦又西洋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臥佛寺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七尚釋重象牛蝦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王宮民居且必凋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于爪哇民上裸下纏幅加壓腰夫髮毫留髮

布纏之女權髻于後下裳白布飲食不令人見海洲有珠池光浮閃閃間歲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珠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麝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永樂九年土亞烈若奈兒鎮里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俘王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奈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正統天順中數來朝貢又有小葛蘭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

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西王峒王峒王各率妻子頭目來朝貢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酉其妃妾及傔從守墓仆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海行一晝夜阿黎無城郭俗尚回回教禮幹脩碩語言

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人刑永樂宣德間數來朝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崙蘭山海四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入貢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國王鎖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絲帨束綵壓腰綴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土同類祝髮線懸脛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給曰華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燃屋終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淨居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王鳴鐘鼓汲泉灌佛須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人不制胎髮髮纏纏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溜山

溜山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城郭依山聚居人稀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一千土人

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
草木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溜山傍有牒幹
國皆同同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柳樹氣候常熱如夏市
用銀錢柳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永樂
中來朝貢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要路
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
木兒嗣明初罷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
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
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
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關外七衛曰
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
東左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夫
十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封安
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脫脫卒封
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卒弟孛羅木兒嗣
仍封忠順王破狄無子王毋理國事會上魯番速檀阿
力欲以哈密據赤斤設奇王毋不從虜王毋金印去遣
番離散王母外孫罕慎避居苦峪未幾阿力死子阿黑
麻稱速壇未壯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
弘治元年阿黑麻殺罕慎遣使入貢乞立爲王居哈密
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不可四年遣哈密
頭目寫亦虎仙齎勅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尋陞
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四便兀兒哈
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
禿埜也克列數種彊虜時擾哈密必得元名嗣封理國
事庶可聽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
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走王者本脫脫種落合頭目
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王哈密阿黑麻又入哈密殺
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後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
罕東諸夷巳而西去令頭目牙蘭據哈密及河西巡撫
許進率兵討之牙蘭遁去後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
密中朝行封爲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欽叛中國
奄克孛剌不從遂棄城走入土魯番是後哈密竟爲土
魯番所據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敦煌二郡唐沒于吐蕃宋八西夏永樂二年故韃韃丞相苦木之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尋陞爲衛以塔力尼爲指揮僉事十一年遣頭目獻叛虜陞指揮使厚賜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宣德後朝貢不絕自土魯番哈密人遂散亂

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方千里無城郭馬乳釀酒氈帳爲廬洪武七年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入貢令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成化中爲土魯番殘破苗裔無考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中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以後遣人入貢嘉靖中爲人牙木蘭爲土魯番所劫又率衆侵哈密擾我由肅土魯番請還我哈密易牙木蘭

衛皆爲土魯番侵擾不可遂止當是時嘉峪關西諸衛不復爲我藩蔽矣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廿五年侵寇涼國公討之土酋哈咎遁去三十年八貢立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自是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沙州城沙州古敦煌地嘉峪關外二罕東最弱土魯番迭入哈密更不能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得生聚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嘉靖中王瓊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且萬石坐困邊儲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屬寘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達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此交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精巧以羊皮裹經文文字泥

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洪武三十年國主帖
木兒遣使奉貢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嗣已而死
魯伯貢馬或曰兀魯伯即哈里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
十三人皆遣人朝貢國東有養夯沙鹿海牙賽籃達失
干西有碣石迭里迷皆隸焉碣石西去三百里大山屹
立中有石硤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硤口有
門上人曰此鐵門開也西去七百里曰卜花兒城居平
川民物富庶五穀桑麻大類中國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城宜德中八貢俗用
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
女薙髮馬乳抔

上魯番

上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
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
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多僧寺城西二
十里有崖見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
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中賜外陳誠使至其國誠言城
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有石泉林木從此大山
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
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髮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
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巉秀麗羅列成行峯下
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捆堆中有若人有狀者其堅
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
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第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湼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
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燄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
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備防西
在奈種中土魯番最狡桀狡宣德後遣使來貢成化弘治
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西鄙虜哈密忠順王罕慎
陝巳拜牙郎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甘肅嘉靖
以來土魯番強殘破嘉峪關外七衞及城郭諸國地大
人衆非復陳員外奉使時矣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
男女亦然宣德中遣使朝貢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
不二里黑的兒大者稱王居鹽澤既苑土番強者統之
庶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爲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
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纘猶
華言君王也東有庵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甘
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娑等來
貢十二年員外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
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壘石爲
屋屋君高臺無棟梁墻壁摠編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
嵌骨角屋旁設綉帳帳房爲燕寢所金床重茵民士房
或氈帳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
分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于人則云散盤少
炊飯食就壁無七箸交易勿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時

衣尚白喪易青黑無楫櫂不祀鬼神祭先于墓所人多
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
水居風厝磁器尤精巧有桑宜蠶爲紈綺細密過中國
農不甚勞然多蔭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魄贈
賜予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恥大抵西城城郭諸國
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
稅斂寡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四
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譜接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
三十藏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其地
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孫
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敘
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血最精巧宣德中入貢

于闐

于闐大國漢唐晉宋朝貢不絕永樂中員外陳誠至其
國國主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荒

垣敗屋生理極蕭索自西戎奉職貢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逐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好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間遺書戴于首乃發稍知尊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慈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山王河黑玉河境內有哈失哈力宣德中入貢或曰郎阿力馬力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卽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河屯田于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閼伯周者自稱唐昌王唐太宗平唐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土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見隸馬哈木明號火州地卑下山色如火天氣多熱城方十餘里永樂七年遣人朝貢十二等員外陳誠至其國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史欠戊巳佼尉屯居焉宣德後入貢不絕谷貢以文萬採

曾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武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苑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道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自白日迷亾咫人謂之旱海出用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穄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蒲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樸人二種同男子削髮戴小罩剌婦女自布裹頭畏兀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此洪武以後大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氈罽寒暑坐臥于地王載小罩剌簪鴞翎衣禿袖衫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糗麥爲毡地是秋罟煖深山大谷大月飛雪

俗儉戾服用汚械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爲大有
熱海煖氣侯常寒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中入貢又有西洋瑣里近瑣里
其國差大洪武永樂中數來朝貢
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中入貢
佛菻
佛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中入貢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甘巴里 碟里 打同
答兒密
答兒密 阿速 沙哈魯 彭亨
呂宋
呂宋 白羅夏泊 忽魯母恩 忽魯謨斯
阿魯
阿魯 阿哇 合猫里 麻林
古麻剌
古麻剌 亦思把罕
諸國俱在海中永樂朝皆來入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寒无食常庸鄰國
永樂宣德間數來朝貢

海眞訛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爲渡日中爲市諸賈皆集
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永樂中入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山川明秀人樸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
官西洋西域皆商販于斯永樂中入貢
覽邦
覽邦去西域遠甚地多沙鹵麥之外無他穀山無草
柳水亦淺濁好佛勤賽祀有馬牛羊市亦用錢洪武
後數來入貢
火剌札
火剌札四圍皆出山鮮草木水流曲折無魚眼城德里
詩皆王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
線永樂中入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城近山山下有木赤色望之如火然俗
尚佛婦人主家事交易用錢土宜麥榖無稻穀宣德中
入貢時有白葛達黑葛達俱海中小國亦來入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西南傍海東北林箐深密多征獸毒蟲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務農喜射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鉞錢永樂中入貢

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宣德中數來朝貢又有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永樂中亦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風景秀贍土地嶺衍袤甘而水清冲不揚茂音產甚將城以石築屋以凡覆王乘阻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種織市林交易埜無寇盜稱樂土焉洪武中入貢時有百花亦來入貢百花在海中依山為國國中有奇花高樹民俗饒富

西番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脉里兒先時常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及人不傷旬月後不見國人稱神虎謂西方神虎略精以是名其國永樂中入貢

西番即土番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元世祖始為郡縣洪武大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王如來大寶法王俱賜印誥朝貢不絕風俗質樸上下一心君臣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氈居毳帳務耕牧好狠鬬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皇崙山可踐海黃河折支湟水為大

韃靼

韃靼北胡也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漢時匈奴最強匈奴弱而鳥桓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強大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眞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僭稱帝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各有分地蒙古并諸部滅女眞及宋國號元入主中國明興元順帝遁歸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尋薨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為可汗明兵出塞獲其子地保奴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弒諸大臣立坤帖木兒為可汗而猛哥帖木兒為亮

汗而乱加思蘭爲太師與毛里孩也烈忽卓羅忽日久
塞下乱加思蘭欲殺滿都魯而立斡赤來爲可汗不克
乱加思蘭爲滿都魯所殺滿都魯衰而把禿猛可王弘
伯顏猛可皆遣人入貢而火篩數入敗火篩者小王子
部落也與小王子相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
次阿着阿爾倫台占既遭弒行二子長卜赤次也刺皆
幼阿着稱小王子卜赤立卜赤而不及兒
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即也胡或曰卜赤子
也阿着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俺答亦不刺部從吉囊火篩部
從俺答于是小王子種落又盛嘉靖中吉囊俺答最强
犯我陝西河東雲中上谷而亦不刺及兀刺時時出入
寧夏甘肅塞下吉囊死其子板不孩與不及兒台吉出
入河套由古北口犯京師自後秦晉燕代漁陽遼東西
無寧歲歲請費帑金數百萬計征訓勞煩而權門大吏
罷賄益章本兵邊鎮文武大臣多受誅亟戰守無策專
事蒙蔽矣其俗無城郭宮室徙帳房逐木草畜牧射獵
倣會刻木封箭爲信挾其長技上下山谷聚散不常

刺王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阿魯台
等佐之馬哈木者居兀剌時時與阿魯台相讐殺自順
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鬼力赤衰諸酋立
本雅失里爲可汗殺我使臣綰事中郭羅我遂封兀剌
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各伺
本雅失里我兵出塞本雅失里敗走阿魯台又叛我
和寧王而馬哈木又叛我兵討之敗云阿魯台又叛弒
本雅失里自稱可汗馬哈木屢敗阿魯台而兀剌强盛
兀剌三王馬哈木獨强洪熙元年馬哈木欲自立爲可
汗恐衆不附仍立元裔脫脫不花爲可汗居沙漠北馬
哈木居兀剌宣德九年阿魯台殺脫脫不花景泰中遂弒之
子脫懽在沙漠西北與其部酋朵兒只伯相讐殺脫懽
苑其子也先爲太師驍勇陵脫脫不花景泰中遂弒之
自稱田盛大可汗已而爲其平章哈剌遂苑天順初孛
來殺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又爲孛來癐王子所弒而
立脫思爲王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成化中阿羅出
結乱加思蘭孛羅出毛里孩出入河套乱加思蘭强
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都魯王入河套滿都魯稱可

蘇吉丹

蘇吉丹今訛爲思吉港間婆支國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閭所居非人世矣

柔佛　丁機宜　咭吟　順哈

四國俱在海中自古不通中國

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與瓜哇接迦羅山最稱奇秀山皆旃檀至伐爲薪俗以立爲尊夸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總於繩爲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爲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齊初以蕉葉盛食及通中國漸用磁器王出乘象或泛舟威儀甚都華人與夸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蓄髮苫短見華人髮長美之或紿曰我長用華水沐耳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靳以資嘲笑間構香蕉菜荊相贈入山深處有部名烏籠里獞其人盡生尾逢人掩掩面欲避拔水經注其國一稱文良或曰馬文獏

佛郎機

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剌加正德中入貢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于會同館使以聞詔給方物遣歸部東筦劫行旅至掠食嬰孩廣人苦之守臣率兵攻之乃遁後復託言他國來貢俱絕之不納嘉靖中廣東巡簡何儒嘗招降佛郎機人得其蛾蚣船并銃法蛾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板捍蔽矢石長十丈闊三尺旁架櫓四十可疾走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斤名曰佛郎機

和蘭

和蘭即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人深目碧睛長鼻赤髮闔人因呼紅毛番又稱紅夷云紅夷富金錢遇華人貨當意靡厚償不甚較價直不習戰屢爲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恃獨銅銃其用甚大不便回旋可以計破今紅夷銳法盛得中國佛郎機又爲常技矣

美洛居

美洛居在東海中稱番富紅夸佛郎機歲相攻殺華人流寓者因爲游說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以山北屬紅夸山南屬佛郎機自是其國苦兩屬賈船亦饒舌矣

寶童龍

寶童龍與占城接即宋寶同龍國有雙澗水清澈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其地也目連居址尚存

勿斯里

勿斯里在海中所轄州十六郵落三百六十每郵供國用一日國中有大塔高二百丈若被兵則據塔拒敵容二萬衆或云其國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極甘每溢可浸田水過而耕莫知其源江上有鏡容兵來輒先照之

木蘭皮

木蘭皮在西海中自大食一卅容萬人中有酒肆機杼舟之大無過木蘭者物產亦異粒長三寸瓜圓六尺香橼桃榴逾尺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割股取脂縫合仍活秋風忽起人戰急就水飲稍遲湯死

不剌都東

卜剌哇

急闍丹

奇剌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雲南夷苗
百夷種曰棘人儀人各有一種即黑羅羅白羅羅廣西
禿老些門蒲人和泥蠻獠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獞
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昌蠻獦蠻貓羅蠻傳弄蠻色
目瀾河彝丁蠻栗栗
兩廣猺獞蠻黎
廣西猺多姓盤氏靖江之與安義寧古曰融州之融水
懷遠皆有之猺忌輕生舍奔能忍飢獞多居桂之荔浦
修仁永福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尤夥其處遠思恩分
生熟二種以入編籍為熟獠無有長帙籍惟推勇者為
郎火餘自稱火蠻有西原
蠻出慶遠曾多蒙姓有西原
蠻出貴州
蠻由廣容之南邕桂之
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
擊諸蠻盤據號黎人近
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
之唐中為生黎不與州人交七十
姓黎後多賜王及符弘治中
訓其上古居
之各種峒洞